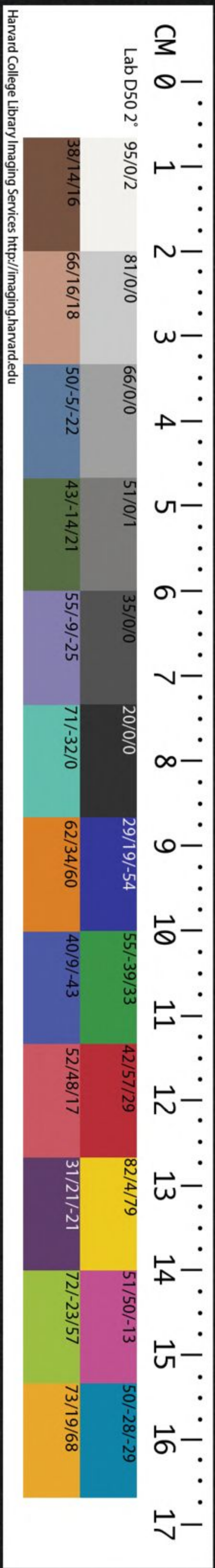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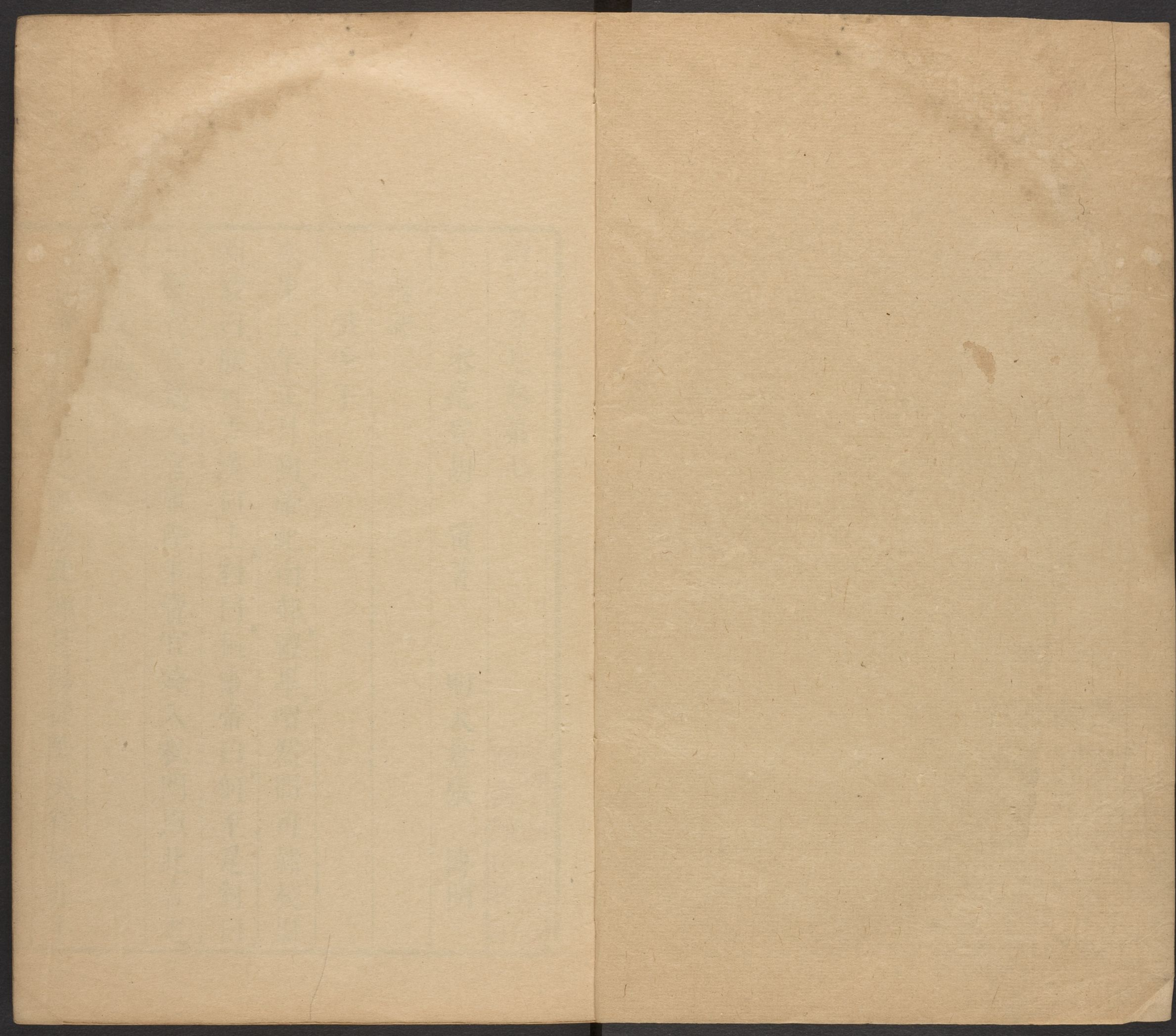
T2514/4238p(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7









請見卷第七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晉紀

武帝下

太康三年正月朔帝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  
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是對曰  
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  
殆不及也。

晉帝并圓丘之祀於北郊是陽從陰夫從婦非小

論劉毅無所  
弗益

續晉書

卷之七

一



失也。莫有議者。既行夏正。而以正月之吉。有事於南郊。何禮也。武帝比方之問。其可知矣。無亦謂天下分析之久。至已然後混一。欲以光武自况。與毅宜對曰。陛下武功既昭。克廣前烈。掩迹曹魏。而遠紹漢家矣。然儲嗣常才。公輔近局。諸王地大。而法制不脩。風俗奢頹。而禮度未立。自宣皇景文。經營四方。數十年來。所用多權謀策畧之人。陛下當翼翼深思。衆建賢德。使之損益大政。爲國永圖。而平吳已還。志意驕侈。不邇聲色。罪乎成湯。警戒無虞。

米同舜帝。臣恐禍發所忽。安而易危。此宜聖慮所當留意者。如此庶乎足以警帝矣。而顧舉賣官畜錢一事。豈能有所規益哉。

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不可掩也。充薨。博士秦秀議曰。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人爲善者心也。爲惡者亦心也。心有二乎。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自其爲惡言之。則從危而蔽其微。故一而二也。自其爲善

論是非不可  
勢以移奪

三年



言之則造微而平其危。故二而一也。是以君子貴克已焉。彼小人爲不善。非以不善之誠善也。爲善而不獲利。爲惡而獲利。則舍善而之惡。不能自克而已矣。已不能自克而之惡矣。又惡人之爲善。非惡善道也。惡干之者之或勝爲已之不利也。始之以利。終之以利。於是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解。然其惟微之心。則未嘗亡也。何以見其未嘗亡也。以賈充觀之。則信矣。考充平生無一善可稱。弑高貴鄉公。出齊王攸。納女東宮。以覆晉祚。初論

吳必不可取。及吳平。則又遽請封禪。其兇邪佞諂如此。所謂人臣之大賊。晉國之巨蠹也。幸而死於牖下。乃以謚傳爲憂。是其心亦知平生之非常。不自慊官雖貴。年雖壽。而義氣不充。終身有餒。則其服蟬充位上。公惴惴焉。猶穿窬之慮。敗獲也。又曷若爲善之榮。且泰哉。且充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歟。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無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爲不善。殆亦徒然。不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爲善。順受其正。斯已矣。充



自憂謚傳其傳終不能弭弒逆諂邪之行其謚終不能逃昏亂紀度之評賈模所言是也帝雖違衆行私更謚曰武然至今垂千年未有號何曾曰何孝公者亦未有號賈充曰賈武公者是是非非之本心豈可以勢力而移奪哉堯舜之言民到今誦之中理故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等惡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齊王攸獨留京師可乎百僚內外心皆歸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舉

論武帝闇而  
不明

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

甚哉小人之善讒也以無爲有以是爲非則聽者或覺矣齊王攸賢德冠朝衆所譽歎無間毀者荀勗等知遣之就國舉朝必以爲不可也以此言其得衆心危太子則安得而不信哉武帝盍亦追記先帝先后臨終之言豈私於攸而與朝臣比周哉要之武帝闇而不明自初信愛賈克荀勗之徒而意思其弟故背文明之託不以爲難虧友于之義不以爲歉而三讒所譖如水入水也夫讒人何世



無之。惟來讒賊之口。自敗其事而不悟者。爲可歎耳。

杜預卒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誰賢。曰。預以才。祐以德。固自有次第矣。其尤不逮者。祐無貪榮固位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祐每拜官。辭多受少。至心素著。每見仲於分列之外。又不附結中朝權貴。以取馮統荀勗所憎。而節不爲之變也。預在襄陽。數行餉遺。或問其故。曰。吾

論杜預學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

不求益。但恐作害耳。嗚呼。預熟於左氏傳。善用兵矣。而不聞郤鼎衛俘。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河外之五城。東鄙之三十邑。紀甌王磬。幣錦如瑱。及晉卿始禍。樂神見執。蔡侯從吳。昭公弗納之事。皆以寵賂公行。保邪廢正。敗其國家。是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一言。而忽叔孫豹衛社稷之正道。昔人稱元凱傳癖。夫學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其癖深矣。齊王攸薨。上哭之慟。馮統曰。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四年



齊王攸自賈克之壻也。充何爲惡之。如是。庾純嘗面斥充以高貴鄉公安在。二人成隙。純當除名。而攸左右之。謂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從攸議。而二荀馮純則以巧諂素爲攸所惡也。荀馮旣媚奉賈充。充又不悅於攸。所以夏侯和獻立德之言。而充不答。雖然。水流濕。火就燥。齊王君子也。充等小人也。各以其類。宜其不合也。攸旣死。讒夫可以已矣。武帝慟哭。發於中情。又爲馮純所抑。爲之收淚。間絕天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者十之一。而采苓。

青蠅巷伯巧言何人斯。十月之交之作。聖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見雖大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讒人之爲害也。

太廟殿陷

八年

論晉七廟陷其變大於魯廟之壞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其工役築作必不苟。祈於乂而固也。春秋書太室壞。君子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無壞道也。而壞是不謹於宗廟。未嘗省察其傾之當支也。所以志文公之怠惰。而魯之衰自是始矣。晉七廟雖曰因魏故廟。然非有雨。



水浸齧之患，則無陷道也。而陷，其變非止如魯廟之壞而已也。其亡徵乎國之大祀，莫大於宗廟。宗廟無故而陷於地中，天之儆戒亦迫矣。人君宜素服哭臨，責已修德。大臣宜爲國長慮，革弊修政。而皆無聞焉。廟陷凡十有九月。然後新廟成，于以見武帝之昏荒，而晉之亡自是決矣。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郡國三十三大旱，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晉自平吳之後，至此九年矣。中國四垂，幸無風塵

論武帝之心  
荒

之變，而公卿大臣亦無經遠之謀，偷安目前，贊誦太平，是其常也。去年日食廟陷，是歲史之所書者，災異五事而已。武帝亦可少思其故，戒懼以圖之。而寂無聞焉。帝舜君臣相戒曰：勅天之命，屢省乃成，于以見武帝之心益荒，而晉室之亂亡邇矣。帝知太子不才，而恃皇孫遹明慧，故無廢立之意。

記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未知之者，君子猶責其當知也。旣知不才矣，而恃孫明慧，乃付神器與愚暗之子而不疑，嗚呼！何其不智歟。書云：一日二日萬

論武帝不智

十年



幾幾者微也。危也。謂禍亂之端。常人易之者。聖人不敢忽也。而况太子愚暗。事有大於此者乎。而使之嗣世。待孫子長年。以善其後。不知一二十年之間。危微之事。凡幾端矣。此人謀未盡。不可歸之天者也。是故帝纔晏駕。禍亂並作。若慮之於早。精選賢哲。夾輔皇孫。而授以位。其庶幾乎。

上疾篤。未有顧命。獨侍中楊駿侍疾。因輒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帝小間知之。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令中書作詔。以汝南王亮輔政。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

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

論人主當究  
盡人事

人主無內外之患。宴安荒忽。不知疾之遽侵。死之俄及。身後大計。遂至鹵莽。處畫而不能如志。抱恨以沒者多矣。中庸曰。事豫則立。前定則不困。武帝是時。不無良臣。衛瓘和洽。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楊駿遠甚。舉而加諸上位。使叅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爲人藏去詔板。易置心腹。而口暗目瞠。無如之何也。故委之天命者。



必先盡人事焉。

惠帝

元康元年  
賈后爲太子妃也，有憾於楊皇后，及帝卽位，賈后不以婦道事之，又欲預政，爲太傅楊駿所抑，駿楊后之父也。賈后密詔楚王瑋、淮南王允誅駿，二王來朝，誣駿謀反，發殿中兵圍其第。太后題帛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駿旣誅，賈后諷羣臣奏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帛，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宜廢爲庶人。張華曰：「太后非得罪先帝，今黨其所親，爲

不毋於聖世，宜貶皇太后之號，稱武皇后，以全終始之恩。荀愷等曰：「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請如愷議，廢爲庶人，詔可。」

按羣公有司所奏，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不毋於聖世，方是時，討楊駿者，兩親王將殿中兵而出，駿旣初無逆謀，至是又未嘗有一戈指闕，坐受攻討，蹙迫而死，太后以父之故，射帛于外，以祈免耳，不知何名爲圖危社稷，不毋於聖世乎？及有司再請廢后爲庶人，詔旨畫可，華不復切諫，依阿



緘默陰附虐后而庸奴其君不待式乾之事已當  
誅、極、不、得、赦、矣、

詔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時東安  
王繇專擅朝政亮奏免之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  
其兵遣就國未決瑋自昵於賈后譖亮瓘謀廢立后  
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使帝作詔賜瑋曰  
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免之瑋欲因此  
復怨遂勒兵收亮瓘皆殺之

惠帝昏庸孽婦專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  
王入冠台輔既有兵柄又錄尚書其廢東安王繇  
裁湏一詔則建遣楚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制人  
疾雷不及掩耳遂廢賈氏如反手爾乃遲疑不果  
使姦人徐晝計謀內交賈氏反爲所制仁而不武  
無能達也其亮之謂乎

王戎卒

以一言目人而盡其大致非聖賢不能也所謂臧  
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由也果求也  
藝賜也達伯夷清伊尹任下惠和之類是也倣此



而失之。則漢末鄉謠學議。相標榜者。未必皆中。而過情多矣。晉人尚清談。以虛無爲宗。則尤不得其當。何晏謂司馬子元爲幾。謂夏侯泰初爲深。而自以爲神。取笑後世是也。王戎曰。園徧天下。親執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嘗鑽其核。烏在其能簡。爲三公無所建明。翼太子不聞輔導。與俗俯仰。烏在其知要。而有簡要之譽。簡而要者。固如是乎。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

何晏裴頠  
不知理

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誠信爲之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玄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畧禮法。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爲世害。更甚於文之滅質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迹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



者也。無形迹可窺，謂之有不可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爲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爲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宜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爲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爲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論治亂之分  
在義利

時政在羣下，貨賂公行，曾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觀世之治亂，其道固多。然上下清廉，則必與治同道之時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事之世也。何也。上下清廉，喻於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喻於利者進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不判然。如涇渭之易見哉。

賈后欲廢太子，劉卞謂張華曰：東宮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錄尚書事，廢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

九年



華曰。是無君父而以不孝令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况未必乎。

以事之形迹論之。舉東宮兵廢皇后。是五刑莫大之罪也。以理之輕重斷之。國本將搖。大臣計安宗廟。廢孽后以全儲君。是三綱不紊之功也。昔周惠王以愛欲易太子。齊小白糾合諸侯會盟于首止。以定襄王之位。孔子稱之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父欲易子。聖人猶以大義裁之。而取管仲以著齊侯之功。况賈氏淫虐無道。親弑其姑。又

誘罪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爲罪。而欲廢之。張華爲國大臣。大臣定國大事。莫大於太子之廢立矣。徧召公卿。大會殿庭。密飭衛兵。嚴爲儆守。建白中宮。弑姑害子。危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小義。以失大幾。卒華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安足憑。卒之屈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解。其有以取之哉。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妖星出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折。張華子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

論張華拘小義失大幾



靜以待之。

天道固遠，使初無變動，或偶有小小者焉，猶可以緩傲懼之心，乃一月之中，大異四見，亦既迫矣。而尚曰：天道遠，何張華之愚哉！華以博物名，能辨龍肉、鮓、蛇、化、雉，臨平石鼓、豐城寶劍，然上則不識天象，下則不悟人理，何用博物為哉！以愚觀之，華蓋奸人爾，以文學才諂，早得時名，及致位公台，耽於榮貴，密結賈后，以固爵祿，微諫廢儲，以竊公譽，意欲優游卒歲，而不知禍之至此也。臨死之言，自謂

中心如丹，而史亦稱其盡忠。帝室世之相蒙，可勝道耶！是故君子務知其遠者大者，苟博物如張茂先，至神如何平叔，終無救於殺身之禍也。

趙王倫孫秀矯詔發兵，收后廢為庶人，賜死于金墉城。

論趙王倫以亂易亂

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可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服。趙王倫既專國政，當請於上，播告之脩，數賈后廢弑皇太后無婦之道，讒殺皇太子無母之慈，禍亂國家，淫惡昭著，天地所棄，祖宗所絕，其



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非惟深屈賈氏之心又足以聳動民聽而自初迄終兵甲搶攘舍矯制之言不復有詔蓋孫秀與倫妄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能與於此亦可恨矣

趙王倫逼帝禪位尊帝爲太上皇封拜羣下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

舉事當義則人心服衆庶之情雖利焉趨然上之人自爭大利而以小利悅之則亦不能悅矣楊駿初秉大權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二千石以上封

論人心非小利可悅

永寧元年

關內侯所以求媚於衆也而何攀非之及駿被攻圍無益於馬廐之逃司馬亮論誅駿功侯者千餘人所以收衆心也而傅咸非之及亮被攻圍無救於登墻之呼是皆十數年間耳目所接者可以爲鑒戒矣趙王倫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予鑄印不足以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盡其誰哀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爵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莽山



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自從之。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齊王罔約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又新野公歆共討趙王倫移檄郡縣遠近響應倫懼逆帝復位帝下詔賜倫死以罔爲大司徒穎爲大將軍並賜九錫顥爲太尉又爲大將軍歆進爵爲王歆說罔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勲宜留之輔政盧志謂穎曰今大王與齊王同輔政兩雄不俱立宜力求還委重齊王以收人望穎從之罔旣得志驕奢擅權殺戮名士中外失

望譽歸於穎於是顥表罔罪狀約穎歆又及范陽王虓同討之又在京師卽將百餘人馳入宮奉天子攻罔城中大戰三日罔敗夷三族

罔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卽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已爲之副選建賢材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顥歆虓又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臺省府衛尚爾空闕戰死之士未加收卹遽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爲比標示爭端於是盧志獻謀

論齊王罔不知義理



使成都委權而去，以惡相稔，猶且未悟，方欲久專大政，驕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謀者遠，直諫者誅，仗義之功，反成罪釁，以數十萬衆，爲百餘人所禽，遂使獻王國絕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二年

時荆部守宰多闕，詔劉弘補選。弘叙功銓德，隨才受任。人服其當。表皮初襄陽太守，朝廷更用弘壻夏侯陟。弘曰：治一國者當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壻哉？乃言陟姻親，不得相監。表皮初有功，宜見酬報，詔從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論劉弘可相國

荆州遭張昌寇亂之後，自褊心小智，不知事要者當之，施置捨攘，未易定也。劉弘受詔來爲都督，歷時未久，而公私給足，百姓愛悅，何效之速歟？詳考其事，亦纔四言而已。曰叙功銓德，曰隨才受任，曰勸課農桑，曰寬刑省賦。此所謂平平之談，非有奇謀異策者也。至於表皮初之勞效，抑夏侯陟之私親，行以至公，表正巡屬，推此以往，雖相國可也。詩



光熙元年

論東海王越

三國無狀

不云乎。瑣瑣姻婭，則無膺仕。爲已當權，可以擅休戚人。於是凡爲族黨者，靡不賢材。或官或封，罔有遺逸。如周之尹氏，詩人所刺，亦異乎劉弘之志矣。以越守尚書令。

八王擾擾，非有匡翼晉室之忠也。倫旣謀篡，允遂圖之。允未及舉，爲虔所殺。而罔召穎顥，合兵同起。又遂誅罔。越尋除又，四年之間，八存其三。而相圖未已。欲敵我者少，則我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蟲，次第去之。至于一足，則不能行矣。越復討穎，穎自不

振越。又討顥，顥亦不支。穎顥皆死。越專朝政。前後七年，而無經濟之畧。凡所辟置，皆清談不事事。縱酒殖貨，胡寇日盛而晉亡矣。八王之中，穎顥允賢於倫虔，罔賢於穎顥允。又賢於罔。越賢於又。此其人品之次也。七王旣殲，太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久而未取，此其所以爲差賢耳。然匡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晉室之罪人也。

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或敗則曰老子之罪人。咸感悅，辛冉爲弘語縱橫之事。弘



怒斬之。

有過歸於己者，有善必推於人也。有失推於人者，有善必歸於己也。此人心公私廣狹之辨，而人心服與不服之分也。故或在上，或在下，不矜不伐，而人莫能與之爭。大禹顏回之所以同道也。夫善出於我，謂我有善，亦何不可。此行一形，人見其自私而狹隘也，則不告以善，不肯與之同爲善矣。况於善非我出，掠以歸我，小美則妬人之美，大功則貪天之功，排羣衆而自賢，掩智能而獨出，始則巍然

竊取，而貴終則壞木疾用無枝，古往如是者，豈一人而已哉。劉荊州無乃聞孔明之風而興起者耶。至於怒斬辛冉，尤爲忠卓。方承平時，君臣分定，雖奸雄豪傑，不敢萌窺覷之心。及世亂離，上下紛擾，雖狙黠螳勇，亦且有飛揚之念。晉室而旣卑矣，弘內則調和諸王，勿以職競冀消戎狄之變。外則綏寧江漢，威行南服，不失臣子之節。方諸權勢旣隆，漸生異意，媚之者大心不忌，僭言無章，已則欣然受之，加以官爵，風示群諂，而忘其上浸之可嫌也。



如莽卓之徒，賊亂之事，亦異乎劉弘之志矣。陶侃以運船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

智者因事以就功，大抵如士行所爲也。若尚法之世，未論其破賊之功，先治其以運船爲戰艦之罪矣。當時已有謂其不可者，齷齪之士，拘攣之見，何世無之。故謝太傅稱陶公用法，得法外意，此類是也。雖然，任人而不任法，其弊至於各行所見，蕩而無守，任法而不任人，其弊至於君子不得行其學。

中人固滯，姦人侮文，其害彌甚，均之二失，寧於任人。但慎擇賢材，以爲大吏，而法貴簡要，去其煩苛，使人易曉而易行，則兩得之矣。

帝食麤中毒而崩。

古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以愚觀之，羊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無爭寵之讐，近侍無矯虔之衆，諸王交關，各已衰謝，麤中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事，事莫大於君見弑而賊不討也。然則舍太傅越

論陶侃丙事  
就功

論惠帝之崩  
當歸獄於太  
傅越



無所歸獄矣。

懷帝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鎮。

晉惠中葉。王室而既畢矣。懷帝初立。權在太傅。屠各羯奴。蟠據趙魏。琅琊王睿。保有江南。獨青徐兗豫。僅屬晉耳。而劉石方且經營焉。夏屋已傾。狂瀾既倒。若聖哲馳騫。未知濟否。然帝稍親庶務。越已不堪。委去朝廷。自便藩服。不念國事。終將如何。亦可謂愚暗不才之甚矣。而史稱帝親覽大政者。又

何政邪。夫政與事。殊猶之網焉。其綱政也。其目事也。竊恐帝之所親覽者。特簿書名數之末爾。儻欲收歛大柄。正君臣之分。強中國之威。行其政刑。削平僭亂。是政也。其果能乎。

琅琊王睿。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睿引觴覆之。遂不復飲。

酒之能亡身喪家敗國。古訓審矣。禹惡旨者。周公戒群飲。彘飲者。孔子戒困者。亂者。聖人無是也。以

論琅琊王睿  
立志堅確

永嘉元年  
論太傅越愚  
暗不才



禁則否也。士而能止者，以荒思廢業也，則既賢矣。未聞人主能飲而不飲也。能飲而不飲，惟晉元爲然。不嗜飲，不能飲而不飲，未足貴也。能飲者之於酒，甚夫多欲者之於色也。而况人君口備味，耳備聲，體備遊逸，情備便嬖，凡可以佐佑觴爵者，無所不備。於是焉抑制而不飲，以終其身，非立志堅確，期於有成就，能如此。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初建國事，以酒廢，聞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大業，百有餘年，不亦宜乎。

司徒王衍建言，時方危亂，當賴方伯之助，用弟澄刺荊州，族弟敦刺青州。語之曰：江漢之間，負海之險，卿二人分處，而吾居中，足爲三窟矣。

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陳，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源之差，則亦相類耳。衍果忠於國者，當東床幽廢之時，申明大義以救止之，而禁無一辭，及爲三公

論何晏王衍  
一軌



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爲遠論，欲欺石勒，爲勒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知牆之爲實而窟之爲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晞非純臣，久處之必生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藩衛本朝，此爲之於未亂者也。」越從之，由是與晞有隙。

論潘滔利口  
覆邦

元超四旁無援，偶與苟道將有故，是宜要與同好，以獎王室。乃信讒言而徙奪其地，於是劉漢經營東方，洛陽許昌之勢窘蹙四合，如束薪然。卒困於晞，憂憤而死，非晞能殺之，越則自取也。且身執國命，又總甲兵天下九州，尚有其四，誠能收合奇才，內任外用，撫寧所有，而捍禦強寇，石勒王彌亦安能遽傾晉室也。乃從潘滔譖邪之計，爲魏武爭天下之事。夫魏武惟初無尺土也，故不得不據要以立根本，使其早有王允董卓之權，則亦因長安以



圖大業矣。晉之未亡，惟越。是賴。越之未破，惟晞。是倚。晞叛，則越破。越破，則晉亡。潘滔亦可謂利口覆邦之人哉。

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能行此足矣。安用多讀而不行。

孝經一書，明百行之首，要矣。然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嘗問孝於仲尼，仲尼語之。曾子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也。若使曾子自爲，則其體必簡。譬如中庸，不若是其整整也。夫劉盛，匈奴

論劉盛未知  
行之之要

人耳。所嗜好，乃爾夷狄，豈可輕哉。盛又知行之爲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老師宿儒，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雖然，盛亦未知行之之要也。論語弟子有書，諸紳者有請事斯語者，有願聞一言可以終身者，今欲舉論語二十篇盡行之，志則是矣。言則美矣。吾知其汗漫多愛，而無入德之門，統道之宗也。

楊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已，召之，馥不肯行。

五年



論合秦之分  
通塞之幾

權臣擅命未嘗不惡人之上事於君而不以語已  
以霍光之忠尚不免此又况其凡乎原其初心恐  
主聞已過而已行之既久凡天下之利病生民之  
休戚皆不得上聞至其甚也則危殆禍患之切其  
身者人亦不以告俱歸於亡而後已故賢者諫君  
廣君聰明則亦求人諫已不欲蔽欺情志交通無  
所否塞是謂泰也反是是謂否也否泰之分通塞  
而已通塞之幾用君子小人而已

琅琊王睿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而死

論琅琊之廢  
私報東海之  
德

建國家而以私意行事不足服人心矣周馥請遷  
都紆寇難方面重臣直奏君父何罪乎而司馬越  
怒其不先白已徵之馥不肯行非拒詔也琅琊何  
怒而攻之且當時不匡帝室而可怒當攻者獨無  
在馥之右耶良以睿得鎮建康出東海之意而馥  
得罪於東海故睿亦怒之此可謂報德以私興師  
不義者矣身爲盟主規創大業而舉動如此惜哉  
江州刺史華軼自以受朝廷命不從琅琊王所督人  
多諫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



置官司改易長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兵討之軼敗斬之憲奔幽州

論琅琊之量不宏

是時懷帝失邦睿未受命分符守土義當存君華軼欲見詔書其事固賢於得荀藩檄而承制署置者且彼不受教令無乃吾德信有所未孚蓋亦省其所闕益修政刑俟天命有歸申以文告序成而猶不至舉兵未晚也遽爾匆匆專事威力曾未朞月喪三良臣琅琊之量不宏而其失於是爲多矣石勒初與其母相失劉琨得之送於勒因遺勒書曰

將軍周流天下而無容身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今授君侍中車騎大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論石勒禽獸之不若

勒可謂夷狄不義之人哉人以母歸之豈不猶天與其母不得見而復見其恩當與母等拜琨可也臣琨可也土地玉帛人民惟琨所欲而予之可也雖舉國以聽琨之所爲可也爲母而屈無所不可



雖大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視棄天下如弊屣，然不是過矣。勒乃受母而絕琨，不以歸母為恩，勒豈禽獸耶？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夷狄者禽獸之與鄰，勒不以劉琨歸母為恩，是禽獸之不若也。或曰：漢高分羨之言，柰何？曰：煦煦之徒，固有非之以為不仁者矣。斯人也，無亦類羯奴所謂腐儒歟？是未可輕議也。

石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曰：此兒凶暴，不若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少忍之。

論石勒欲殺  
石虎與唐太  
宗欲殺李君  
羨異

石勒欲殺季龍，不有似唐太宗殺李君羨乎？曰：不然。君羨以姓名疑似而死，太宗殺無罪，濫刑也。季龍在軍殘忍，其罪多矣。勒若有苟道將之見，按法行辟，非為虐也。乃使長惡不悛，至今石氏無遺種，謀及婦人，宜其然矣。

陳頴遺王導書曰：中華傾喪，正以取才先名望而後事實。浮競驅馳，互相貢薦，加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王職不卹，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



論王導不深  
非老莊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頽之言，及他日能遠之三諫，此爲大失。是後亦無復爲頽進覈實，剴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自清談中拔迹。雖不習老莊，亦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使王茂弘知此理，推西晉之所以亡

者，一切更張，如撫不調之琴而易其絃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惟憚於更張，故昔者衰亂之臣，衰亂之政，衰亂之俗，於今日所用所行，參錯膠固，或得或失，無大相過。苟且持循，姑幸無事，而功烈卑矣。夫憚於更張者何哉？人主無立志，宰相無識畧，爲舊習所牽，爲失人情之言所惑也。或曰：琅琊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爲失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之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思耶？



六年

漢相劉殷不犯顏忤旨，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每會議，無所是非，衆出獨留條理。漢主聰未嘗不從。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爲優耳。殷議事務密可也，不密則君臣皆失矣。諫必貴，幾則不可也。君臣以義合，異乎子之事父母矣。子事父母，恐傷其懷，故以微言見吾之志，父母不從，又敬不違。此諫父母之道也。人臣之義，當正色直辭，以盡匡救。雖不可於衆中肆然詆訐，亦豈可含糊

論事君不必  
幾諫

必求屏處而後諫耶？况事有緩急，過有大小，言亦隨之。設若人主坐朝，公卿並侍，下一大號令，殺一賢君子，其行其止，繫俄頃間，而曰幾諫，幾諫微畧。奏陳又安能回盛怒而遏大失耶？且以幾諫見志，而人主不從，亦當敬而不違耶？舜命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非不能犯顏者，而聖人尚重戒焉。此則人臣諫諍之正法也。若殷之志，不得已以事昏暴，惡聞其過者，則宜爾。一遇聰明好諫之君，而



用是道、不亦輕其君乎、或曰、殷納二女、四孫爲貴、人不避宗姓、烏得賢、曰、太宰延年、太傅景嘗荅劉聰之問、謂殷自以爲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殷慮此審矣、聰之命不得違、故納之、然匈奴豈姓劉耶、此殷之志也。

石勒欲襲王浚、未知虛實、用張賓計、遣使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飢亂、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中原無主、爲帝王者、非公復誰、伏願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之奉戴、如天地父母也、浚悅、遣使者至、

勒匿其精兵、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塵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見所賜如見公也、浚大喜、不復設備、

勒雖羯奴、亦一時雄桀也、嘗曰、大丈夫行事、礪礪落落如日月、豈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斯言豈不壯哉、使操懿有知、羞愧于地下多矣、勒用兵所向無敵、何憚於浚、而爲折節卑辭之事、以驕之、至比爲天地、稱爲父母、北面浚使、拜其塵尾、雖浚驕暴、卽墮計中、然行事礪

論石勒行事  
辭磊落

慈帝建興  
年



礪落落如日月者又安在乎

愍帝

漢大司馬曜圍長安外無救援城中饑甚死者太半  
帝泣曰今窮厄如此當忍耻以活士民乃乘羊卓肉  
袒、衝壁輿襯詣軍門降、

干寶論晉之興亡其畧曰宣帝雄材碩量知人善  
采拔世祖仁儉寬和民樂其生武皇旣崩變難繼  
起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  
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愚以謂自古有天下

者非有大德以庇生民則有大功以平禍亂植根  
深則枝葉茂施濟厚則享報長理不可誣也秦之  
窺周意在并吞厲將東廕純尚智力未及平定而  
社稷爲呂姓所有呂又甚焉其亡立至宜矣西漢  
東京之起雖異乎三王然有大功於天下去其賊  
害而興其便利深仁厚澤固結於民是以延祚皆  
二百年昔魏晉初心豈爲拯民塗炭而涵養之哉  
乘人衰微規掩奪之以濟其所大欲而已間有善  
政仁術其所取數於智力刑法之中亦十有一焉



爾矣。司馬懿陰賊狡險，師昭前人是似。廢二君，弑一君，此三君者，非以暴虐失道聞于四海，有及汝皆亡之怨也。以是得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畧，荒耽聲色，崇信姦回，風俗尚虛無，士夫賤名檢，廉耻道喪，賄賂公行，以此欲保邦而長世，是猶縱酒多欲，無穀米藥石之奉，以祈長年也。豈不遠哉。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佳兵者善用之言也。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意實圖曹，以自封殖，一念之力，倚伏在焉。師昭肆凶，遂爲篡

逆，違天之定，靡人不勝。惠帝之昏，愚無似。政非已出，皇后太子，囚廢五復，亦足以報仲達之專制。曹氏乎。懷帝天資清劭，過慝不彰，而爲劉漢所禽，俾著青衣，侍宴行酒，亦足以報邵陵奪璽之憤乎。愍帝僅得虛名，服廩不給，荐被圍困，輿襯出降，蒲伏漢庭，洗爵執蓋，亦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乎。彼其勞心思逞，狙詐怙恃，甲兵控勒，縱舍無不如志，曾不數十年，骨肉相殘，剪命胡虜，如反覆手，其事好還，詎不信夫。而世之亂臣賊子，妄心逆節，曾



論語集注卷之七  
不是懲方且笑王季文王積德累仁非義不取之  
爲迂闊也則亦末如之何矣。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  
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  
刀拭柱血逆流上咸以爲冤王導上疏引咎請解職  
不許。

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誠者不可得而見  
矣得見久假者斯可矣久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  
見矣得見善假者亦可矣琅琊才具不優志器非

論琅琊假仁  
而未能

遠感激東海與已揚州之惠固自以建鄴爲琅琊  
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睿以方定江東爲辭祖  
逖說以恢復睿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  
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  
征審有此心者當爲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  
儲峙餼糧其規模措畫無非北向之計一旦奮發  
尚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旣倉卒而舉本末不  
應發於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  
罪刀拭柱上其血逆流拂理違天亦云酷矣今去



之千歲讀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而重歎則當時爲如何此所謂於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王道爲睿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曷若諫止於未然之爲善乎

元帝

琅琊王睿卽晉王位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啟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

建武元年

論元帝母姓  
司馬

馬後之誣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逃其本姓姑以所承爲正耳然曹操崛起旣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可榮而僞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以安之而不革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繫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族類而已族類一紊則理義



太興元年

之源已失，他尚奚論哉？瞽鯀無狀，舜禹安得而耻之。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美之，然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實也。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識也。愍帝凶問至，百官上晉王尊號，王再辭之，請者不已。周嵩曰：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宜先雪大耻，則神器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守。

王之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誠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嵩何罪？史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

論元帝斥周嵩與殺淳于伯同一意解

欲速也。姑以揖讓之文，以美觀聽而已。一斥周嵩，情實立露，此與前者擐甲出次而殺淳于伯同一意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帝苟能假仁，用嵩之策，遲以歲月，義問宣昭，主晉祀者，舍琅琊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亦僞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

王導勅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各言官長得失，顧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稱善。



論顧和之言  
似臧而否

江東草創正須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爲國基本若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受害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然宰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爲政以此俟赤子可耳爲民上者姦暴貪汙容而不治顧曰網漏吞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刺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覩之哉顧和之言若臧而否愚所不取也

劉琨世子羣在段匹磾所匹磾敗於段末柸羣爲末

柸所得因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遣使賫羣書約琨爲內應書爲匹磾邏騎所得琨實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殺之

論劉琨識量  
不足

劉越石志欲効忠而識量不足惠懷之間淵聰營于西石羯營于北琨輯晉陽據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當矣及二帝囚虜三川丘墟琅琊建業阻江淮白固而琨以殺諫破亡復振之衆盤礴并土欲吞劉漢則不能敵欲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爲哉所當觀時度變糾率願忠之士渡河而



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連接。又得祖逖輩協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雍豫青徐。必爲晉有矣。失此不圖。崎嶇胡羯之間。與猗盧段氏相依仗。戎狄無信。竟爲所害。此其量淺而識不長也。考望塵之友。二十四人。獨琨志節粗立。餘無稱焉。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信哉。劉聰卒。太子粲卽位。事決於大司空。斬準。準有異志。先令粲誅殺大臣。遂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

論天報劉聰  
請其施

天之生人。有華夷之分乎。曰否。然則聖人內華而外夷。賤戎狄而貴中國。無乃與天異乎。曰使夷狄而爲中國之事。是亦中國矣。惟其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非人理也。故賤而外之。惡其以所行者亂中國而淪胥也。曰天之生人。無華夷之分。則夷狄何爲不仁不義。貪得而嗜殺。與人理異乎。曰均五行之氣也。而有聖哲。有昏愚。非天私於聖哲。而靳於昏愚也。均覆載之內也。而有中國。有夷狄。非天美於中國。而惡於夷狄也。所鍾有粹駁。偏正之不



齊則其分自爾殊矣。五胡之魁，其才皆有過人者，而不能輔之以學，矯揉而成就之，故其所爲，雖有幸中於善，而暴戾之氣，稟於所賦者，終亦自勝，不可掩也。劉聰弑主而立，規有大器，逞其兵力，蹀血神州，禽二帝而殺之，腥膻淫汙，薰染河華，斬戮忠諫，矯誣上天，專以無道而行。曾未十年，乃爲昏桮之徒，變易耳目而不知也。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屍，禍及父陵，火逮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謂此類也。聖人所爲，謹華

夷之辯，不使入居中土，禁其猾夏之漸，豈非爲後世深思而遠計哉。

王敦患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禽曾，當相論爲荊州。訪討曾殺之，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還朝，以訪爲荊州刺史。敦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說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其言。

周訪以禽賊有大功，而得荊州。王廙以多殺失人心，而被徵入。此朝廷賞罰之公道也。王敦安得而



言史記卷之七  
遇之。敦于時逆節未彰，而有此違異，王導宜譬解於內。若不從者，帝乃以詔曉諭之。謂卿匡輔初基，陟降之間，宜慰公論。訪功當報，卿嘗許以荊州，詔板旣行，詎可反汗。褒功黜否，治道所由。故朕欲卿共成斯美，有如部曲違卿教令，卿亦安得默默自隳軍政乎。如此，敦亦何辭必拒朝命也。昔袁術失信於孫策，敦不之監。又爲郭舒諂言所惑，自負諾責。其失士而不成功也，宜哉。

三平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等相結。事覺，

虎車伏誅，囚徐彭等五十餘人。趙主曜將殺之，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曜怒，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爲主。應者三十萬，開中大亂。子遠從獄中上表諫。曜毀其表，欲殺之。左右營救得免。曜欲自討渠知，子遠復諫曰：「彼非有大志，直逃死耳。莫如大赦，與之更始。彼得生路，何爲不降。」曜悅，即日大赦。反者悉降。

何地無人才，猶何山之無木石也。有天下者，廣求賢之路，網羅而器使之，有寸長片善者，皆爲吾用。

論劉曜石虎之朝亦有爭臣志士



斯所以舉大物而易之之道也。惟不能然，則爲他人所得，而天下裂矣。裂之大小，視人才衆寡。夫惟有道者，能龍潛而不耀，玉韞而不沽也。下乎此者，或以德，或以才，或以智謀，或以學問，或以勇力，或以言語，各思乘時而自見。雖夷狄無道之主，如劉曜、石虎之朝，亦有爭臣忠士，爲之效死以直諫，抱負策畧者，爲之排難而解紛。若合當時諸國人材，舉爲晉用，豈特爲晉而已哉？故人材非易得也，忍棄之，則撫四海之大，而有乏使之歎，亦非難得也。

求致之，則居蕞爾之國，而足以立一時之基，顧人主如何爾。

加祖逃鎮西將軍。

論劉琨遠不如祖

劉越石，祖士雅，平素交朋，意氣不羣，齊名當代。然琨非逃比也。琨託足望塵，逃無所附麗。琨北圖并土，逃避地淮泗。琨結好猗盧段匹磾，逃開說元帝，開拓中原。琨驕豪喜聲伎，殺諫者。逃與將士同其苦，克已務施。琨短於撫御，降人輒復去。逃結下有恩，來附者日多。琨守一州，境土日蹙。逃屯雍丘，遂



盡有河南之地。琨爲石勒所殺。逖恩信覃于河北。威聲讐于後趙。琨不及逖遠已甚矣。使元帝有克復舊物之志。仗鉞徂征。百六椽中。豈無二三豪俊。如逖比者。使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臥也。元帝旣不能然。於逖有功之時。賞秩未克。反使吳士以虛名重位。徃統臨之。致逖怏怏。勲業不終。世未嘗無才。人主負之者亦多矣。可勝歎哉。前史譏逖聞雞起舞。幸天步之多艱。是何言歟。

王敦總兵驕恣。帝惡之。引劉隗刁協爲腹心。稍抑王氏。導亦漸見踈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

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過事。所以自正也。自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旣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王使姦凶不忌。恃強而反。而衆正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幾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爲腹心。是

論王導不知  
周公之戒



論王敦入

欲却豺虎而投之以肉也。茂弘當噬嗑之任。欲去其間。其惟起敬起忠。信以發志。乃可感動帝心。雖曰推分澹如。然處仲初舉。導無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乎。噫。眾人跋扈前却之時。已獨安行猶平日然。此赤舄几几。所以為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孚者也。導獨不知此戒哉。王敦上疏。辭語怨望。譙王承曰。陛下不早裁之。敦必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以承為湘州刺史。

論王導無所逃罪

王敦近處肘腋。欲為跋扈。勢在早晚間耳。帝方委承以湘州為外援。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非兵家之要。將將之畧也。當是時。王室危迫。不聞王導有所建明。至使帝憂慮征營。自謀安計。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導無所逃其罪矣。

四年三月。日中有黑子。郭璞以為陰陽錯繆。繁刑所致。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

論赦無補於事

日者眾陽之宗。而黑氣隱魄。其中陰蠱陽。臣掩君也。其隗協為帝腹心。王敦稱兵內訌之象歟。而郭



璞乃以繁刑所致，請以赦弭之。夫江東之治，正惟寬弛，未聞放紛之害。帝既用其言，改元而赦矣。方伯犯順，抗旌指闕，殺戮公卿，掠奪宮省，幾有廢弑之禍。赦何補於事哉？故占候家泥而不通，君子不貴，惟以正理揆事，而以大義裁之，斯則可學也已。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諸軍事，豫州刺史。祖逖以淵吳士，無弘智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敦聞逖死，益無忌憚。

論祖逖不聞  
以道

祖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畧以行之，豈惟晉臣自古難得之才也。惜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乎。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言既售，力亦勤，而績效著矣。戴淵可以共事，同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歸納印符，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適哉。又以王敦之所以隱忍未叛，徒以豫州為虞，士雅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姦人懼。



息而不敢動，如其妄舉，不忘投驅，豈不善哉？道二而已。儻以全身爲賢，則由前所陳，儻以許國爲重，則由後所論，於義皆得。若夫功之成，否則天也，又何必怏怏發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聞大道，不亦宜乎？

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用兵者以實爲尤急，故禁酒爲其糜穀米也。儻以石勒爲不足道，則曹操征伐取天下，亦重禁酒而

後世當尚武之時，取利於酒，奪民沽而權諸官，比承平時，責利加倍，而軍屯所在，又許之置塲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克軍費，省民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抑曹操石勒智有所不及，愚未知其說也。

永昌元年

王敦反，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申救甚至。及出，導猶在門，顛顧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繫肘，後復密上表，明導無罪，導甚恨之。及敦至，謂導曰：周顛戴淵當登三司，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耶？又



論伯仁失口  
茂弘失心

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遂殺之後導  
料簡中書見顛救已之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  
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言之不可不慎也曰省表事往時乎時會當有變  
此崔琰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  
臣謹卽行誅此劉洎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  
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  
沈克之徒耳既不諾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  
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

弘懇懇之時顛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  
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  
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  
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於再三導竟不答  
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  
敦還武昌謝琨言宜入見天子敦怒竟不朝而去

王敦之視元帝意甚輕之何也亦猶項羽謂懷王  
吾家所立耳加以西晉諸侯動輒興兵敦目擊習  
熟以爲常事也使敦回悖逆之心立忠義之節以

論王敦不善  
擇術



其資力有事于中原與劉琨祖逖李矩郝鑒之徒  
倚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迎帝北歸巍巍之功  
孰得與並不此之慮乃甘爲叛臣其亦不善擇術  
矣且有君而侮慢劫脇之吾獨無臣子將佐部曲  
乎以我事君訓彼事我不亦殆哉蠟席裹屍無復  
哀戚宜王應之爲此也

### 明帝

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君

尊崇妾母自魯僖以來失禮之大經矣漢文入繼

遂尊薄氏與太后比自是帝王有妾母者按例推  
崇以爲常典能矯制私情祈合正義者十無一人  
晉明帝於荀氏呼爲建安君終其身使出帝意可  
不謂生而知之乎使問於大臣可不謂學而知之  
乎其或建安君之所欲而帝能奉承之也荀氏可  
不謂處身以禮帝可不謂事親以道者乎

楊難敵送任子請降于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  
賂不送難敵於成都遣還成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  
悔失計請於成主雄請討之雄遣稚兄瑒與稚出白



論賂臣敗人國

水李壽及瑒弟珩出陰平以擊難敵。瑒瑒敗死。瑒有才望。雄方欲以爲嗣。聞其死。不食數日。李稚宗臣也。將兵保境。撫納新附。乃邊塞安危禍福之所繫。顧愛賄賂。爲敵所給。既喪其身。至於覆軍殺將。及君之令子。不知此四者。與賂孰重。賂之真能敗人國家也。耶。非賂能然。人不能窒慾戒貪。以取之也。故士必敦廉賤貨。然後理義不蔽。而身可立功可成矣。

初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謬

二年

致勤敬。深結錢鳳。會丹陽尹闕。敦問誰可者。嶠曰。無如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遂表嶠。嶠恐既去。爲鳳所聞。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佯醉。以手板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親酌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既去。鳳謂敦曰。嶠未可信也。敦曰。太真醉中小失。何遽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謀告帝。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當生致之。自拔其舌。

太真擊錢鳳憤墜。高歡毆賀拔允齒折。其態其類

論太真君子之術



其情同乎。曰不同。高歡欲奪爾朱兆兵，以自雄強。溫嶠欲圖逆臣，以靖王室。太真手板之舉，為可嘉。而高公拳口之事，不足取也。或曰：溫嶠既知王敦欲反，歸與朝廷謀而備之，可也。何必為此曲折，亦異乎。郗鑒樂滿之對，直辭不撓者矣。曰：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要其歸宿，不出乎正。斯善也。明白是非，謂之智。裁處事情，謂之術。太真擊錢鳳，君子之術也。高歡毆賀拔允，小人之術也。

王敦病死，帝令沈楨說沈克許以司空。克曰：三司具

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中道改易，人誰容我。遂舉兵趣建康。

沈克迷而不復

沈克失身於敦，無自新之路矣。幸帝招之，可以翻然改圖。或襲擊敦軍，立功以自贖。或脫身歸朝，請死於司寇。是謂遷善遠罪，過而能改。帝方欲平禍亂，必不食言。何其美歟。乃迷而不復，甘為逆亂之黨。自謂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不知其惡積罪大，乃無所容於天地間也。其拒命之言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使敦一日得志，沈克錢鳳必為佐命。



元功克不利此何爲從反以逆順相方豈如爲晉  
司空之榮乎。

沈克兵敗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平  
素與之云何而欲歸之應曰彼當人強盛時能立同  
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阨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  
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奔荊州王舒迎之沈含  
父子於江王彬聞應欲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爲  
恨。

王彬兩責處仲言切正而情至篤白刃在前不爲

論王應以小  
人度君子

之變可以爲難矣及王應父子敗亡乃具舟以待  
欲何爲耶將匿之耶將得而歸諸京師耶以愚度  
之彬無匿之之心亦欲取之耳王應料彬惻己是  
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王舒所見猶能不納  
叛臣孰謂明決如彬而反爲之耶苟爲不然非惟  
爲義不終亦不知彬所以處應之道竟何如也

贈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卞壺  
曰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曰方敦惡逆  
未彰臣亦不悟非獨札也札旣以身許國尋取梟夷

三年



論王導不以  
王敦爲非

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曰：死節延寇，事異賞均。何以沮勸？導曰：雖所見不同，皆人臣之節也。竟從導議。王導抑卞壺之議，賞周札之忠，是何言歟？王敦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敦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爲非，實有芥蒂于中。史氏美其善處廢興，任真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郗鑒正言，終不省納，益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爲此耶。卷終

讀史管見卷第八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晉紀

成帝

咸和二年

中書令庾亮以蘇峻終爲亂，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受詔，不如且包容之。亮曰：今日拒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矣。卞壺力爭，亮不從。

王導不爲莊老，亦不惡清談。庾亮則爲風流之冠冕矣。使亮識慮深遠，當以后族自謙，不預朝政，推

論庾亮幾覆  
宗社



陶士行温太真郗道徽卞望之與王茂弘共輔幼  
主其功孰大焉既未更事任又遽秉大權不與衆  
賢參懷憑勢臆決幾覆宗社其罪與王敦蘇峻亦  
何較焉清談之弊傾覆西晉導亮目擊而無更化  
之心習俗移人雖賢者有不能免亦可歎也  
蘇峻反温嶠欲帥衆入衛建康亮報曰吾憂西陲過  
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爲大臣而不知人則何以當大事禦大難陶士行  
與蘇峻品流高下亦易辨也庾亮防陶甚於虞峻

論庾亮不知  
陶

若非早與太真交友則其失位出奔當無措足之  
地矣亮之不知陶公者所學異也陶不喜莊老斯  
亮之所以不契也歟

蘇峻濟自橫江庾亮走

三年

論老莊之學  
無用

孔明有言難平者事也前哲未有是言也惟智者  
接於事而必平其肯啟釁以召亂乎蘇峻雖驕橫  
若朝廷處置得宜亦豈敢遽反元規既決意治之  
而曾不爲備獨用趙胤守歷陽司馬流據慈湖耳  
二軍旣敗峻直擣建康亮有出奔更無餘策老莊



之學是將安用耶。王導温嶠卞壺交說更諫者，為事之難平也。而亮忽之，所謂知小謀大，鮮不自及者也。向使陶士行闕涵容之量，懷石頭之疑，表陳其罪，請正典刑，以謝七廟，噫嘻，殆哉。

温嶠邀陶侃同赴國難，侃以不預顧命為恨，辭之。嶠與侃書，勉以忠義，侃深悟，即戎服登舟。其子瞻喪至，不臨，晝夜兼行。

侃以不預顧命為歉，故赴義紆遲，而本傳乃謂侃以子瞻為賊所害而興師，豈知侃者哉。侃之戎服

論史書毀譽  
陶侃久贊

登舟也。瞻喪至而不臨，亦可見其割抑私愛而徇國之急矣。凡史書毀譽人，鮮得是非之當。以士行一傳觀之，多可辨者。謂侃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夢，自抑而止，此則毀之過其實也。而梅陶與曹識書稱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此又譽之過其真也。獨東山太傅品題一言，乃得要領耳。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豪傑欲遷會稽。王導曰：劉玄德孫仲謀俱言建康王者之宅，苟務本節

四年



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自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宜鎮之以靜耳。

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握輕重之權。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甌吳。西通荆蜀。利盡南海。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真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盜屢起。而根本

論上導不肯  
遷都爲元功

常存。王導之於東晉。首引衆才。布之中外。又定大議。不肯遷都。茲其爲元功之首歟。溫平南豫章之計。劣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何異坎蛙誇恃。缺瓮未知東海者歟。

蘇峻既平。庾亮見帝稽顙哽咽。明日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不許。亮上疏自陳蘇峻之亂。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陛下雖垂寬宥。猶宜弃之上。不聽。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江西宣城。



諸軍事鎮蕪湖

論亮無耻

孔子曰行已有耻可謂士矣元規謀國致敗無功可贖雖成帝冲幼不能行薄昭之戮然反躬念咎當服何刑矧其當權任法裁物有如禍不自己而召於導侃二公亮必討之刑茲無赦矣今首發大難國破君危他人平之又非已績亦何顏面復領蕃隅哉觀其見帝之初稽顙哽咽明日再見泥首謝罪且欲闔門投竄山海又將逃遁從暨陽出終乃求鎮得領宣城情態如此是孔子所謂無耻者

矣使亮尚友東漢名節之教必不至是彼老莊放曠無禮無法宜末流之茅靡也

通年

至勒不知  
天子之義

後趙羣臣請勒即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勒不知書好使人讀而聽之天王之名其聞諸春秋而悅之者乎惜勒不知其義其羣臣亦無能將順其美者故猶以王之與帝為高下之次以天王而行皇帝事然則皇帝乃尊於天王矣斯所謂悅其名不知其義也後世儻有王者法春秋而正稱號得無諂陋之臣任其卑識以勒虎為誚而沮之



者乎。夫周末嘗有天王也。而孔子立此名以訓萬世。顧以勒虎常稱而謂不宜稱。然則古未嘗有皇帝也。呂政兼二名以自侈大。乃不以呂政爲尤。而效其尤。是呂政之法賢於仲尼也。亦可謂惑矣。程遐謂勒曰。大王起兵以來。見背叛者悉誅之。今祖約猶存。臣切惑也。勒乃誅約及其親屬。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重。及約之誅。安亦仕趙。歎曰。安可使士雅無後乎。乃竊逖庶子道重歸江南。

論王安之義  
不愧杵曰

聖人積衆正。備萬善。無一可議。而天下歸分土而

居者。或得或失。不足以相臣服也。則瓜分而已矣。以晉事觀之。郭默殺方州。則用爲方州。祖約叛晉。歸趙。而石勒誅之。南北相望。一刑一賞。並時事也。而差殊若此。然則晉以何道。而可以取中原。滅石勒耶。王安之義。不愧杵曰。漢宣帝有慙德矣。

六年

勒問徐光。朕可方古何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勒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遇高祖。當與韓彭比肩。若逢光武。當並馳中原。未知鹿死誰手。石勒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

論不趙王侈  
臣訣



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則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將韓彭，豈知光武者哉。漢高開四百年基業，身後之慮，付之平勃王陵，危而扶，顛而持，迄以大安。石勒肉未及冷，妻子已不自保。徐光乃謂神武謀畧，過於漢高，主有侈心，臣進諛說，其不能長世也，宜哉。

程遐謂勒曰：中山王殘賊安忍，非少主臣也，宜早除之。勒不聽。

石勒慮不  
及身後

或問石勒既用季龍平蕩八州，功無與二，虎資不仁，而威勢已立，當是時，勒若為處之，而可以善後乎？曰：此聖智之所難也。除之則負義，不除則喪邦。然勒有漢高之略，則亦除之而已矣。故慎厥初者，凡以圖厥終也。履霜而戒者，恐堅冰之至也。此王者之事，非漢高所及。况羯奴乎？勒於晉有華夷之辨，而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於漢有君臣之分，而破滅其國，禽殺其君，雖非操懿欺孤以取，然專尚兵力，不知假仁而行，至於柄統國勢，又失強弱輕重。







劉氏審能遠慮，曷不與勒先事而謀。及勒之時，有以處之事，半而功倍矣。乃不能辨之於早，及君亡子立，柄在虎手，然後圖之，不亦晚乎。呂后稱制時，朝有先帝謀臣，稔禍而待機，外有强大侯王，四面而環侍。然呂后方且逼王子姪，欲移漢祚，事雖不就，猶終其身劉氏之木，何能爾也。

庾亮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風流之宗也。

西晉以清談亡，東晉宜革而不革，雖然有陳頽熊遠、卞壺之徒，務欲矯正，而郗鑒、溫嶠、陶侃諸公以

論庾亮重唱  
老莊

九年

實才匡難而救時，不若洛下風俗之靡然放蕩，而不返也。不幸庾亮耽味老莊，重為之唱，而殷浩、劉惔輩疊疊繼出，雖雅量如謝安石，亦未免有清談之習，是故餘弊終不可革。向使諸名士以洙泗規矩為師表，言行相顧，華不踰質，其為當世之補，豈特五世而不斬哉。

帝每見司徒導，必拜侍中。孔坦密表切諫，導惡之，出為廷尉。

咸康元年

論王導之志

導雖三朝元老，佐命功臣，然事幼少之君，君臣之



分尤不可不謹。所以師表百辟。嚴朝廷。辨上下。定民志也。成帝初卽位。羣臣進璽而導不至。于以取譏。既臥疾居家。而私送郗鑒。又遭奏劾。詔稱皇恐。而導不知辭。見必下拜。而導不知避。及孔坦正諫。導反惡而出之。豈其病昏歟。何志之荒也。昔者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禮自防。茂弘未至是也。雖病。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

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導都督征討。帝觀兵廣莫門。分命救援。郗鑒遣兵入衛。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耽坐免官。

論晉弛邊備

東晉立國。至是垂二十年。雖內難三作。而北寇不深。蘇峻既平。邊備亦弛。周撫信覘者逃遁而失襄陽。袁耽見遊騎。騰奏而震朝野。至於上相仗鉞。天子觀兵。分遣將臣。出捍入衛。而石虎初未嘗攻。侵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以譏爲國無武備。啟戎心。危道也。向使石虎掩吾不戒。爲疾



雷之舉建康其殆哉。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瓌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振。

有天下國家必建學非以是爲美觀也君子學道則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孝弟之訓亦將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爲急務也老莊之言反經悖道者多矣使人用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則以禮法不足尚事務不足理超然放曠以空虛相尚而不究其實子而如此何以爲孝

臣而如此何以爲忠自餘皆無責矣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邈與袁馮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庾亮與郗鑿牋曰主上白八九歲以及成人讀書無從授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愚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旣盛司徒不稽首歸政而居師傅之尊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今當廢之陶稱以告導或勸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於智者之口或如君言吾便

論庾亮不修學校

三年

四年



讀史管見 卷之八  
角巾還第。復何懼哉。

王導固有失。然庾亮安得而廢之。王敦稱兵。非導啟釁。蘇峻犯闕。由亮召禍。惟已無瑕。乃可戮人。亮安得而廢導哉。既並爲輔相。欲詔教君德。內外一也。何不言於朝廷。薦進儒士。使侍講讀。乃以欲愚其主。歸過茂弘。所謂加罪之辭者也。亮雖有重權。導以中制外。豈可遽廢。一聞陶稱爲備之說。卽起角巾還第之興。以此一事觀王庾二公賢否判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始亦虛名無

實之徒。又何益於上德。詳庾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得美名耳。論篤君子所不與也。

光祿勳顏含卒。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顏弘都無佞心。無貪志。君子人也。其以修已而天不與爲命。則善矣。而謂守道而人不知爲性。則未喻其旨也。曷不曰守道而不違天者。性也。則性命之理昭然矣。



五年

庾亮欲移鎮石城為伐趙之規朝議多以為不可乃詔不許

論庾亮力少

元規初以小智謀大而召亂矣曾不是懲欲蓋前失故為北伐之舉是又以少力而任重也若非朝議不可則江東喪敗未可知矣嗚呼事之大也而以小智謀之責之重也而以少力任之位之尊也而以薄德居之聖人以謂鮮不及禍而當局者多不自知也豈止亮而已哉

王導薨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王導無偽

人據勢利而重於去者有二曰貪曰畏貪謂物欲畏謂怨憎大夫七十而致仕常禮也或筋力未愆或猷為尚壯則有不得謝者矣不然貴戚之卿與國同休戚以安危自任以去位為輕以安邦為大也茂弘於是時年六十有六雖屢疾病然尚能斷大事固不為潔已之行以負顧托是以未及請老也歟使其知進不知退退而懼人之圖已則必頓集垢汨喪廉隅交結封殖為深根不拔之計聚斂積實不知紀極為彌縫買寵之用又安能倉無



儲穀衣不重帛以簡素寡欲見書於良史哉或曰  
導果寡欲則本傳何以載別宅之事耶曰有妻有  
妾者人之常情也曹夫人無小星之行茂弘時駕  
短轅未足多恠惟其真誠無僞異乎不得志於閭  
閻因以市清行於士大夫而顯壽之徒恣行淫佚  
反不敢誰何者此茂弘所以爲賢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請戍邾城侃曰我所以設險而  
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  
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致禍

之由也及庾亮鎮武昌卒戍邾城石虎果攻陷之晉  
兵大敗時亮猶欲遷鎮石城聞邾城敗而止

論庾亮剛愎  
自用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從之其不  
善者改之庾亮自度與陶公孰賢蘇峻之亂亮幾  
無所容見士行而拜竟藉其力削平禍難亦可以  
得師矣以士行智力而不肯戍邾而亮乃戍之覆  
五將軍陷一名將徒以剛愎自用而致也向若進  
規河洛其喪敗又當何如矣尚論古人者於亮亦  
何所取哉



六年

龔壯以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之讐又欲使成主壽事晉壽不能用壯稱疾而歸終身不至成都

論龔壯仁人

成之世蜀有賢士二人曰范長生龔壯而壯尤賢

攷壯之事君行已蓋仁人也而李壽不能用孟子

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豈不然歟

七年

燕王皝以未受晉命遣劉翔至建康求燕王章璽朝

議以為故事不封異姓為王翔留歲餘議竟不決會

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又與庾冰

書責其不能為國雪耻冰懼乃奏從其請

論何克庾冰  
宜與而不與

斷國論而守經事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則何以濟矣晉以故典不與慕容皝王爵亦庶幾

乎名器之不假歟曰非也自中州蕩覆江東草創

未兩世間大難三作所以隨時制宜不合故典者

多矣何獨於慕容氏而必故典之遵哉淵聰勒虎

雄壽之徒自王自帝皝耻與之同而朝命是請其

志義如此固足乎褒而勸之也孔明以復漢為業

尚通孫仲謀之僭號誠以事力有不得已者晉終

拒之又安能禁皝之自王皝而自王晉又安能遠



師而責其罪負哉。事之可否，如白黑易見，而晉朝不決。至一年有餘，設有危幾，四面交至，以是待之，固為敵人含笑指顧而取之矣。王茂弘既死，謝安石未用，何夔庾冰亦一時人物，而不能辨此耶。宜與而與之，則恩出朝廷，宜與而不與，比其表至，詆斥公卿，然後與之，孰不以為榮，吾所失多矣。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相尚，因朝貴宴集，謂何充曰：四海板蕩，宗社為墟，斯乃忠臣畢命之日，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蹇諤

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

晉室南渡，不復能再規河洛，慕容氏先有遼東，戰勝攻克，遂入中土，觀其臣則可以知其君矣。劉翔數言，豈時中東晉一時之病哉？翔能言之，則疆場之外，凡興建功業之人，窺晉而議之者，亦不少也。何充冰翼聞之，固所甚慙，舉朝卿大夫獨無愧於翔乎。

帝寢疾，庾冰請以母弟琅琊王岳為嗣，何充曰：父子

論晉舉朝有愧於劉翔

八年



論後世父子  
之間利心

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冰不聽立之。康帝  
卽位。謂冰充曰。朕嗣鴻業。二君力也。充曰。冰之力也。  
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出克刺徐州。  
人主私天下而富有之。至於疑其子之欲速而廢  
殺之焉。則太子亦欲富有天下。患其父之不死。而  
篡弑之矣。父子天性也。而相視禽獸之不若。凡以  
利爲心故也。霸國之君。與夫姦雄之人。未嘗不笑  
王道之迂矣。以周家觀之。文王年未二十而生武  
王。文王九十七乃終。是武王爲太子七十餘年。比

其嗣世年八十有餘矣。自後世無仁義禮樂之效。  
而當此汙宮瀦室。不知幾詔。煑踏探殼。不知幾人。  
始信王道之非迂也。嗚呼。利之一言。其害如此。有

天下國家者。可不辨乎。爲公卿大臣。可不擇乎。由  
漢世賞定策功。其末流至以天子爲門生。而阿大  
臣主持以得位者。亦感恩懷德曰。非某人吾不至  
此。君臣以天位爲私惠。父子以神器爲私寶。人欲  
肆行。天理淪滅。其所以異於夷狄者幾希矣。然使  
何充當末俗之代。必蒙異意之譖。受不忠之誅。而



康帝乃能容之。充亦正言。不為苟避。雖出鎮京畿。未幾復摠朝政。較之末代。慙德亦少損矣。

康帝

徵后父褚裒為侍中。裒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

論褚裒賢

胡奮有言。與大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非無闕之論也。第得禍者居多耳。考其事。無不以貴而擅君。富而僭上。故周公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以詩書學。七尚不免此。况膏粱之戚屬乎。褚裒近鑒庾元規。

無補國家。遠鑒曹爽。楊駿。自取芟夷。不願處中。出於情素。前後凡三請。亮嘗居外。賢哉遠矣。王蘊亦庶幾焉。豈非後世椒房弟兄。天子元舅之法哉。

建元二年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何充請立皇子聃。帝從充議。帝崩。聃即位。方二歲。太后臨朝。由是冰翼深恨充。

論何充少幼

士君子立身當特立。行已當獨行。如竹箭松柏。無待乎依倚附麗而後成者也。故竇武聞其女為后。而不樂。二庾前以后族預權秉政。已非大丈夫所。



為矣。今又欲建定策之功，為固寵之計，彼哉彼哉。若謂無此心者，何必致恨於充也。雖然，充之立，幼亦未為得。君有適嗣，立之固宜。古人尚且植遺腹，朝委裘，而充何罪歟。曰：晉禹江表，勢常岌岌，異乎四海一家，中外綏靖之時矣。少主二歲，比及成立，有晉悼、漢昭之才，猶在一紀之後，而使女主稱制，若是其久，豈能深思遠慮者耶。無乃亦有久於其位之意耶。為充者，稽世難立長君之義，選建賢明而奉之，則免於譏議矣。

穆帝

永和元年

朝議以庾爰之為荊州刺史，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才，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詔從之。

論何克任桓  
溫太重

桓溫英畧過人，而未有罪咎，執國命者，將稱其才而用之乎，抑預防其有不臣之志而廢之也。曰：周公尚不敢前料三監之叛而不使，况餘人乎。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惟先覺者惟賢耳。如溫者，用不過其分可也，過其分則志肆氣盈，而非分之



慮生犯分之事起矣。何充在相位，選用皆以功效，不黨親舊，其於溫直取材，非有私也。必自度能制之，故委以上流而不疑。雖然，權亦太重矣。有功又何以加諸？故令尹子文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歟？有幾。

二年

褚裒薦殷浩為揚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虛偽之人，惡人知其情深源累，辭徵辟以養聲譽。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鈞深燭隱而崇獎

論殷浩以退  
為進

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遠引以退為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為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實，長華競，君子遇會，寧可如此。此深中浩之匿矣。浩是以不出，庾翼何充既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官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于于然而來矣。或曰：士而無名，孰知其賢才？既賢且才，名自不掩。今懲畫餅之故，選舉不以名，則素無名譽者皆是也。又將誰取？曰：取人非一道，四岳薦舜，堯曰：予聞非聞，其名



乎伊尹耕野湯往聘之非聞其名乎諸葛亮在草廬中劉玄德躬自枉駕非聞其名乎人而未用雖大聖智無事效可指非以名而取以言而取以薦舉而取天下之賢材終不可得而致矣其要在於考實驗功而已矣不能考實驗功則爲虛名所誤空言所眩然則其失在我不在人也

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

佛教以慈悲不殺爲至道吳進之言一何異耶謂

論吳進忍於石虎

三年

欲陷石虎爲晉驅民乎非計也謂忠於石虎乎非計也佛之教雖以慈悲不殺爲言而其事乃不慈不悲忍於殺而不自知也蓋於所厚者薄故無所不薄也虎旣殘虐進又贊之其忍又在虎之上資稟然歟術使然歟可不遠而絕之哉

桓温自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爲心膂欲以抗温由是與温浸相疑貳王羲之曰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昱浩不從

司馬昱旣不知人殷深源又不量已昱欲抗温正

四年

論王羲之議論有補於當



朝廷修政事廣求實德布列中外自足以壯王室之勢弭姦雄之心乃采用虛名以當變故譬猶削木為矛剡莢為矢以刺三屬之甲謂之何哉逸少議論不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後世顧推為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尚也。

五年

趙主虎病篤彭城王遵燕王斌張豺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斌與豺矯詔免之又遣遵還幽州虎卒太子世即位遵至河内姚弋仲等說之曰殿下長且賢

先帝欲立為嗣以晚年昏惑為豺所誤今女上臨朝姦臣用事殿下若聲罪而前誰不倒戈而迎殿下者遵舉兵趨鄴夷豺三族假劉氏命即帝位封世為譙王廢后為太妃尋皆殺之。

論石虎不知  
君子之戒

天地之間形運於氣氣陰陽也網緼渾淪未嘗相離故散為萬物消息而不窮形氣合而理事著其消息而不窮猶物之榮枯成壞之無端也故明之為日月變之為寒暑近之為晝夜行之為歲時遠之為古今皆鼻口之一噓一吸耳氣雖渾淪及其



勝也。各以其類。故在萬物有日之類。有月之類。有寒之類。有暑之類。有晝之類。有夜之類。有歲之類。天地木石風雨露雷。莫不各有其類。其在人也。有善之類。有惡之類。有聖之類。有賢之類。有愚不肖之類。有夷狄之類。陽推五福。以類而升。陰推六極。以類而降。災祥以類而應。萬物以類而聚。是故君子慎所類焉。不使類之亂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類相從。故也。天之報施。無言可聞。無象可見。而理不可誣。或大或小。或遲

或速。未有不以類而應者也。以石虎之事觀之。亦昭昭然矣。勒病。遣二王之國。虎留之。勒不得知也。虎病。以二王輔政。妻逐之。虎不得知也。虎視勒叔父也。殺勒子及其母。遵視虎親父也。亦殺虎子。而及其母。豈非應以其類乎。虎將兵攻伐。前後坑斬。無慮數十萬人。而愛民惠術。百不聞一。其慘虐。怨毒之氣。崇聚蘊結。勢必泮散。往而復還。於是鄴中暴風拔木。隕雹如孟升。宮殿門觀。彌月災燼。惡氣所召也。諸王相屠。假手冉閔。盡誅羯種。二十餘萬。



石虎三十八孫靡有孑遺，惡氣所感，皆以其類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凡施大恩與深怨，其報之未有不加甚者，其類固然也。是非天爲之，非勒之靈使然也。惟明智之人，雖無前事而能自警察，其次則監古得失以爲師焉。若覆車在前，不知改轍，觸情縱欲，恃力而行，則愚人而已矣。司馬氏骨肉相殘而漢得之，聰耀相繼而滅，而趙得之，非遠事也。而虎不知曾子之戒焉，豈非終身不靈之人哉。

征北將軍褚裒請伐趙，大敗而歸，慙憤病卒。

論褚裒不量  
已不知人

季野爲天子之舅，太后之父，不肯內輔，甘領外藩，庶幾乎善處者矣。然自任伐趙，喪師感國，則有不量已之暗，力薦殷浩，又敗國事，則有不知人之蔽。嗚呼！斯二者，聖門學業之所難，而不可不勉者也。或曰：何以能量已而知人？曰：權審輕重，度審長短，物莫不然而心爲甚，能反而審之，則自知矣。取人必以身爲準，修身必以道爲宗，修道必以仁爲先，求仁必以心爲本，心能常仁，則人皆可知矣。魏晉



六年

論蔡道明

以來老莊是師莫有爲孔孟之學者故人材質美而成德者少也。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會稽王昱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殷浩欲加之大辟。耆羨不可乃免爲庶人。

蔡道明辭三公之位甘齊民之戮何也。古人辭讓必陳義而有辭道明之辭無傳焉。史直載其謂所親曰我若作司徒將爲後代所嗤義不敢拜也。亦不端言其故是以當時不喻而後世疑焉。以愚觀

之道明直以幼君尸位。母后稱制。會稽王以叔父之尊。專朝斷國。殷深源以虛名之士。排難折衝。難乎與之同寅。協恭共濟功業者也。謨非不能言。以此意不可言。故不言耳。深源初節高蹈。旣乃降心。覩道明之固讓。有慙德矣。而欲加之大辟。何忌克之甚哉。人臣貪進冒利。無廉遜之操。以敗風俗。是則可罪。未聞力免三公。其罪至死者。非大無道如凶夷虐狄。亦必不肯行此典刑。會稽王遂加謨以不臣之名。請致廷尉。未知據何經術而處此義也。



蓋惡直醜正衰世之風僕僕卑躬阿諛順旨以爲敬王而無大臣以道事君之節亦何足與言禮義哉蔡謨議論固多可傳遺榮不居尤爲峻潔殷浩專行徒增簡冊之疵歲月雖遠是非之判如昨日耳  
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王彪之曰有赦否彪之曰中興以來徃徃有赦然非所宜凶愚之人將生心於僥倖矣遂不赦  
事之可否有一言而決者有曲譬廣引多言而後

明者赦非令典古人言之詳矣不待多言也曰凶人徼幸足矣雖明君賢相未能斷然不行亦貪其名之美以爲布德施惠而不思其害之大也彪之固善論事所難得者會稽王信而用之也道萬善玄言無濟世大略尚能及此可以明君賢相而反弗能乎

趙汝陰王琨以妻妾來奔斬之石氏遂絕

石勒於晉有攻陷京師囚執天子之罪在晉已更三君於勒亦易五主石琨破亡之餘以妻子來奔

八年  
論殺石琨非  
義



殺之非義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琨侵犯邊疆，覆吾軍，斬吾將，俘獲而至。戮之可也。今以窮歸我，生而存之，亦不善乎。

論玄虛無用

殷浩以北伐無功，復謀再舉。司馬道萬以殷公爲奇才，堪任經濟。深源以會稽爲知己，與之同心。故北伐之謀，諸賢交諫，而皆不聽。計一時二公之情，道萬倚深源，固如申伯之倚召虎，而深源之主道萬，亦猶吉甫之主張仲也。曾不知玄談虛論，可以笑傲於山顛水涯，增名勝之

風流，而不可持以禦桓溫。取姚襄敵符健而圖慕容雋也。將相賓主，玄虛相尚，而不以實用相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耶。

九年

姚襄在歷陽，以燕秦方強，不可北伐。庾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惡其強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襄。刺客皆告之。襄遣使於浩，浩對使者切責襄。襄大懼，浩北伐。表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果追襄，襄縱兵擊之。浩大敗，走保譙城。

論殷浩造隙姚襄以取敗

姚景國志在關中，非爲晉寇者也。燕勢方興，秦未



可圖其父弋仲知之矣。故遣襄歸晉。盤礴俟時。殷浩若能長轡遠馭。推心待之。與謀進取。固不能禽。健馘雋。而自陝以東。限河之南。必爲晉有。修復陵寢。汎洒舊都。亦一時茂功矣。乃與景國造隙。又自取敗。且浩之北伐。何爲爲姚襄耶。爲石趙耶。旣囚襄弟。又遣刺客。且對襄使者責數之。而用爲先鋒。襄豈嬰兒稚女。若是其可玩哉。以兵機則不解。以將略則無聞。一出而退屯下邳。再行而退屯壽春。三舉而走保譙城。所謂人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

其政。賞罰淆亂。浩之平生。盡於是矣。而風流之士。猶不以爲戒。白恰烏巾。胡牀羽扇。一言當會。衆口咨嗟。是將何益於人我耶。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奏免之。浩旣廢。嘗書空作咄咄。恠事字。久之。溫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鄉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大喜。將荅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遂與之絕。

飾情者情必露。尚詐者詐必窮。非但人事。實天理

十年

論殷浩頻髮  
志窮



也。天者誠而已。誠則無息。人而作僞。能無息乎。是故言僞行僞。無不敗者。天惡之也。深源自布衣有  
大名。累辭徵辟。初若蟬蛻垢汙。鶴唳塵表。萬鍾袞冕。皆不屑意者。晚節績用弗成。身名俱隳。乃更眷  
眷台司。忍耻而下。桓温寵辱若驚之態。形於荅書。開閉之時。智巧莫施。其天自見。然後深源之表裏  
本末著矣。非有能發其覆匿者。蓋自發之也。庾元規殷深源。皆風流之宗也。深源之依歸。桓温元規  
之悚懼。士行皆其天也。清談雖清。何足以蓋之。是

故君子之學。當以仁義禮樂完養其天。天德成則  
人事舉矣。或曰謝安石拜桓温。不類是乎。曰温嘗  
問之。對以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者。彼用巽之  
九二。敬而得中。豈與浩之頻巽。志窮者比乎。

北海王猛。少有大志。隱居華陰間。聞桓温入關。披褐  
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問曰。吾奉天  
子命。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  
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  
百姓未知公心耳。温默然。旣而兵不利。欲與猛俱還。



論桓温不能  
致王猛容薛  
珍

猛不就是行也。薛珍亦勸温徑逼長安。温不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自矜其勇。而咎温持重。温殺之。以景略與元子平生績用觀之。元子非景略之儔也。景略雖北海人。而隱居華山。卽彼土之豪傑矣。温舍而問諸三秦。景略固已輕之矣。温雖至灞上。內實憚符健。不敢更前。方寸之微。爲景略所得。此景略所以不肯從之者也。温若知人。便當以猛爲謀主。咨訪取秦之策。符氏不知所以爲計矣。當是時。徑逼長安。上計也。薛珍猶知之。以偏師濟。亦有

所獲。王猛處此。其游刃必有餘地矣。温上不能致猛。下不能容珍。宜功名之不遂也。

秦王健卒。太子生卽位。改元。右僕射段純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殺之。

十一年

論符生凶悖

嗣君卽位。明年然後改元。存終始之義。一年不可二君。示有懷也。明年不可不改元。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示有初也。符生凶悖悖戾。其得失無足言矣。不幸而有類生者。是不監前失。而自標其欲速之心。豈非大臣不學之罪哉。



十二年

秦遣閻負梁殊使涼。涼州牧張瓘曰：我晉臣也。二君何以辱負殊？曰：晉室衰微，秦方強盛，以小事大，曷若事秦？瓘曰：秦何不先取晉？負殊曰：晉須兵服，涼可義懷。故上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河右恐非君有也。瓘懼，乃以涼王玄靚之命稱藩于秦。

論張瓘勇怯之宜

是時秦之基業未固，涼介于西方，勢足自守。張瓘信閻梁張大虛喝之詞，懼不能答，遽然稱藩，以言畏威，則秦之兵力未能越河，以言服德，則生之無

道何足稽首。此宜勇而不能勇也。瓘為州牧，所當施恩信，撫軍民，以培邦本，乃猜虐拒諫，以失人心。此宜怯而不能怯也。勇怯失宜，剛吐柔茹，非特辱國，且以殺身，可不戒哉。

詔遣使如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服總，臨於大極前殿三日。

總改葬之服，修陵墓，毀而服之，當也。服總三日，臨亦可以著追遠之痛矣。晉室南渡于茲五世，洛陽陵墓皆高曾而上者，慈孫之情，不忍以遠而怠，不

論晉室著追遠之痛



升平元年

敢以遠而忘，又况近者乎？胡羯侵陵，知而不問，置而不恤，衣服不變，哀戚不形，何以賢於夷狄哉？秦主生殺戮日甚，人不自保，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薛讚、權翼說之曰：「主上暴虐，中外離心，主秦祀者，非君而誰？願早爲計。」堅以問呂婆樓，婆樓曰：「臣不足以辨大事，薦王猛，謀略不世出。」堅招猛，語及時事，一見如舊交，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

論王猛進不以正

符堅王猛君臣之契，亦可謂美矣。然婆樓薦猛，本爲圖生也。堅招猛，問以時事，而大悅，卽弒猛爲堅。

畫弒君之策矣。孔明初見玄德，所言顧若是乎？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景略之進，不以正矣。如正邦，何李勣尚不肯當建成之事，王僧辨亦不肯任成濟之責，而景略顧爲之，致堅不得其終，蓋始諸此舉矣。

秦苟太后過東海公灋之門，車馬輻輳，恐不利於堅，乃賜灋死。堅與灋訣於東堂，慟哭歐血。

符堅初得國，首以猜忌而殺其兄，雖曰毋意，然生殺號令，自巳而出者也。使灋果有不臣之心，獨無

論符堅不子不弟不居



四年

處之之道乎。今乃罪惡未彰，而賜之以死，從非義之令。於是乎不子，殺無罪之兄。於是乎不弟，濫刑先施於同氣。於是乎不君，欲以長世難矣。

燕主雋卒，以大司馬恪輔幼主。恪雖總大任，而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未嘗專決。虚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受任。人不踰位，官屬有過，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唯以此為貶，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

慕容恪受顧命，輔幼主，獨秉大權，號令生殺在手。

論慕容恪識量絕人

人莫得而干之者也。評庸材耳，特以位聯公府，而恪事不專決，必與評共議之。一以示人至公，二以發評智思，而恪襟量宏博，無怙權自用之意，莫不見矣。夷狄之有賢，不如諸夏之亡也。其虚心待士，諮訊善道，量材受任，人不踰位。雖周公相成王，亦如是而已。夫豈以人不足問，衆不足從，師其成心，陷於元惡，而不自知哉。又豈簡弃賢能，屏遠忠正，專取親昵，布之要地，以自封殖哉。雖曰五胡，而高識遠量，乃爾絕人，宜其流名不朽也。至於朝臣過



失不顯其狀，隨宜甄叙，不令失倫。惟用此示貶，人  
以爲大愧，莫敢犯者。又豈以一事拂旨，片言忤意，  
猜疑忌恨，加以他罪，情法不相比，輕重不相稱，使  
天下匹夫匹婦，憫然有不服之心哉！後世爲宰輔  
者，不必他求，能取法於恪，亦足稱賢相矣。

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  
或以爲太過。甯曰：王何滅弃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  
說，破蕩後生，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  
回百姓之觀聽哉！故愚以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

論荆舒之害

推

嗚呼！自有載藉以來，三千歲矣，爲世害者，固多有  
之，大抵皆邪說淫詞也。楊墨一也，佛釋二也，老莊  
三也，荆舒四也。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而其術  
淺，孟子辭而闢之，旣無其傳矣。老有莊列翼之，其  
說浸漫，足以悅人耳目而動其心，故其後爲王何  
啟清虛空曠，華而不實之禍，比之楊墨，其被廣而  
其流遠，此范武子所以有甚於桀紂之喻也。佛氏  
之害，前固言之矣。若夫荆舒則取佛老之似，以亂



孔孟之真用仁義之名。以濟申商之實。託理財之說。以行交征之事。仗人主之威。以行空言之教。假養材之道。以收速肖之士。闡趨利之便。以變天下之心。兼此數端。究其終極。豈比王何之所尚。有好者與不好者而已哉。在嘉祐末年。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嘆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教亂天下者乎。以是觀之。不知天之厄斯文。困斯人耶。何康節以數與象而知之也。又不知其流弊所及。至幾何時而後止也。悲夫。

### 哀帝

皇太妃周氏薨。帝欲服喪三年。江彰曰。禮應服總麻。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哀帝抑制私情。從規諫而就正禮。可以爲後世法矣。亦明帝有以詔之也。詩不云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明帝有焉。又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哀帝有焉。東晉家法之美。有如此者。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此正禮也。後世或致隆於所生。而不

元年

哀帝法明



二年

論哀帝沉溺

虞其蒙不孝之譏，有以義起禮，爲所生齊衰不杖期，而反加以不孝之罪，徒亂人父子之分，失仁義之節，雖刑辟快私意於一時，又豈所以爲訓，明大倫於天下後世哉。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已而藥發，不能親政，褚太后臨朝。

方士之言有二，鑿丹化金，一也，長生不死，二也，所以就此二者，則固多術矣，自古力可以爲人，足以使歲月悠久，足以待之者，莫如漢武帝，而終莫能

成，又況其餘乎，原其本，皆利心也，君子窒慾而不貪，則無此患矣，武帝晚而後悟曰，自古豈有仙人服藥節嗜欲，差可少病耳，非其專心從事之久，不能爲此言，然亦可謂不泯哉，雖悔悟之晚，然亦以垂戒後人，亦賢於終不悟者，若哀帝資氣旣弱，富貴又深，一有沈溺，固未易解，亦三人必得之師也，王述每受職不讓，及爲尚書令，子坦之白故事當讓，述曰，汝以我不堪耶，坦之曰，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論述之所見  
賢於述

讓謙德也。自大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已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推賢材，於國則以勸風俗也。舜命伯禹作百揆，禹讓于伯益臯陶而不讓于及，斯伯俞非惟見已不敢偃然當司空之任，又以見伯益臯陶二人可以居輔相之職也。禹宅百揆而讓，於是九官皆讓，虞典載之。後世法焉，所謂抑亢滿，推賢才，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焉。豈僞爲哉？自小人觀之，見九官之讓，皆不得請，卒居其官，則以讓爲虛文，是不知三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外

飾固賢於匿情求名者。苟稽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爲懿也。讓而不從，必舉所知以報國，則庶乎濟濟之風矣。仲尼以禮讓爲國爲美，詩人以受爵不讓爲刺。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海西公

燕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公行，羣下怨憤。

考燕之所以亡，非有大無道暴虐不君之失也，特以舍垂用評，故曰人主之職論一相而已矣。而評之所以召外寇覆邦家者，特以貪昧無厭，故曰上

帝奕太和二年  
論寵賂亡國



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慕容皝自棘城遷龍城，其子  
雋先取薊，遂克鄴而都之。據有中土，比暉失國，凡  
八十餘年。暉不能擇任賢材以爲輔相，而慕容評  
不思強敵伺釁，圖我境宇，顧乃聚斂積實，黷貨嗜  
利，遂致亢不衷，官失德，選舉不明，黜陟無法，汙怠  
之人，刑罰不及，清修之士，爵位不加，公私頓勞，百  
姓困弊，盜賊充斥，邦本貼危。於是敵人長驅如風，  
掃葉俯仰之間，而暉評爲俘虜。然則亡國者不必  
待如桀紂也。寵賂一彰，亦可以亡。聖賢之言，豈無

驗而欺後世哉。

四年

桓溫伐燕，郗超請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  
必望風逃潰。溫不從。

郗超之謀，正王猛他日伐燕之勢也。溫名英雄，而  
不鑒此機者，非智不及，乃氣不勝也。亦猶伐秦而  
不渡灞水耳。使溫志略足以吞秦，齧燕，則視符健  
慕容暉，猶李勢然。又何難哉。嗚呼，此固人所不能  
勉強者歟。

溫耻喪敗，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爲庶人。

論桓溫氣力  
不勝



論桓溫用心  
私狹

仁人志士欲伸大義於天下，如諸葛孔明之徒，雖戰攻不利，必責已引咎，宣布所失，以收人心。圖後效，是故功業有成。若乃自耻喪師而歸罪於人，妄行誅戮，未有不旋致禍敗者。此係用心之公私廣狹耳。桓溫志在先立功效，即圖篡奪，此念一發，神明其知之矣。方諸司馬子上，猶不逮焉。將以求濟，所欲不亦難乎。

祕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其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雖失利，何至如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

君門戶事，其子請改之。盛不許。

論桓溫之愚

桓溫，愚人也。以一身欲禁四海九州千萬人之口，而懾其心，此桀紂幽厲行剖心斫脛之政，所不能禁也。而溫顧行之。子房佐漢亦嘗敗，孔明興蜀亦嘗敗。魏武用兵，彷彿孫吳，亦嘗敗也。敗豈足耻。顧所以敗者如何耳。溫一敗而深耻，蓋本非善戰者，故以為歉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有不知者乎。既已形之簡牘，尚且止使不行，是欲蓋而彰矣。至于今七百餘年，枋頭之敗，陽秋所書，溫脅盛子之

讀史管見

卷之八

三十九



五年

言並傳而不泯。溫號爲英槩，而知不及此，豈非愚乎。雖然，盛亦未爲得也。仲尼以大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以示人。其重慎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行四布，溫得見之，豈全身衛道之策哉。

秦兵長驅圍鄴，王猛上疏以甲子日大殲醜類，秦主堅報之曰：將軍後不踰時，元惡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馳電赴，將軍休養將士，以俟朕至。

王景略辦燕有餘力矣，况已破其大軍，走其主帥。

論符堅欲禽慕容暉爲已

勁

而環其城郭，克在旦夕，非有濟師之請，堅何必更勞民動衆，親將而往哉。于以見堅意在武略，欲禽慕容暉爲已功也。猛雖不言，他日無故輒辭鎮鄴之任，乞改授親賢，別付一州。若有不嫌于中者，蓋爲此也。賴堅禮之重，委之專，尋畀大政，端拱仰成，故破燕爭伐之幾微，不成大釁耳。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秦主堅之心，去今七百餘年而炳炳不没人君之心術，可不慎哉。

初燕主暉命梁琛使秦，琛歸數稱秦主堅之美，暉疑



論梁琛非知  
幾

之收繫獄。堅入召而赦之。曰：卿不見幾而作，可謂智乎？對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臣所不及然。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就使臣知，亦不忍爲。堅悅。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而琛加凶字，言之非矣。凡初未有不吉者，人生而善，物生而美，心初而仁，事初而治。故君子貴知幾，而聖人謂幾者吉之先見也。若夫災凶悔吝，則以不能見幾故耳。言者合理當義也，非如世俗所謂福祥也。耕築于

野者，伊傅之吉也。爰立作相者，亦伊傅之吉也。父師王子者，箕子比干之吉也。囚奴諫死者，亦王子比干之吉也。苟以父師王子爲吉，囚奴諫死爲凶，災悔吝則失之矣。知比然後定乎吉凶之分矣。琛之言曰：彼知幾者達安危，擇去就，不顧國家，此乃桀黠小智，揣摩事情，趨利而蹈者，豈曰知幾云乎？秦王堅好獵，王洛諫之，堅自是不復獵。

古人稱從善如轉園者，符堅有之矣。趙整諫飲酒，王洛諫田獵，皆爲之禁止，終其身宜其并據天下。

論符堅從善  
如轉園



十之七八也。使其聽王猛臨終之言。從符融再三之懇。不輕忽鮮卑而貪取江南。如聽整洛之心。其大業豈易傾乎。均是諫也。而或從或違。然則從之者。非欲克已成德也。抑嗜好。忍耽樂。將以求濟其大欲而已。夫納諫美德也。有始無卒。所得猶不能補所亡。况初不能納諫者乎。

大司馬温有不臣之志。嘗嘆曰。男子不流芳百世。當遺臭萬年。

論桓温不知  
芳臭

元子所謂芳與臭者。即忠與逆也。雖然。非真知芳臭者也。使其知為忠之芳。如飢人之聞黍稷。其肯舍而不為乎。使其知為逆之臭。如顛人之聞糞穢。其肯貪而為之乎。惟其知之不深也。故舍忠為逆。亦僥倖有成。以其成而蓋其臭也。豈不愚哉。温父茂倫。忠義大節。嚴嚴如秋霜華嶽。而不克負荷。其於遺臭。擇術如此。夫豈足以當沈歎涕唾之飢乎。温先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叅軍郗超說温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愜民望。温曰。柰何。



超曰不爲伊霍之舉，無以雪耻立威。温深以爲然，甚哉郅超之邪語也。不曰修德立功，可以雪耻，而教以廢君，以二者相方，喪師之耻，纔比青繩之汗，而廢君之惡，殆猶拍浮厠溷中矣。爲人掾屬，卽有君臣朋友之義，見善必陳，見禍必諫，顧教以廢君，且伊霍之舉，豈爲自雪其耻乎？亦異乎爲人謀而忠者矣。使温翻然有省，超其殆哉。

温諷褚太后廢帝，立會稽王昱。温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旣曠代所無，莫有知其典故者，百官震慄，温亦色動，不知所爲。僕劾王彪之知事不可上，命取霍光傳，禮儀制度，決於湏臾。

論王彪之一  
事遺恨

王武叔多嘉謀善策，止郊祀之赦，諫卜術之拜，料殷浩之敗，決主嗣之議。尼袁宏之文，論從嬖臨朝之非宜。言大修宮室之不當，莫不深合義理。犁然有當於人心，獨取霍光傳定儀制，助桓温廢君一事，使人有遺恨耳。此豈特高堂隆意過其通而已哉。以春秋之法格之，其能免黨惡附姦之罪乎。惜哉。



咸安元年

簡文帝

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蒲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畧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溫故朝中畏事之謝安王坦之嘗共詣超日盱不出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湏臾耶

安石臧否鮮不當者而於簡文失之簡文柔和清令人也桓溫以其易制又年浸高矣故立之然靈長之詔能使溫流汗變色臨崩之命能從王坦之

論安石心在王室

善謀惠帝何敢望也。或謂安石爲郗超屈者安石非圖富貴持祿求容也。正惟心在王室故爾。王允之屈意於董卓。溫嶠之屈意於王敦。謝安之屈意於桓溫。皆不爲私。是以君子與之。與其心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也。安石有焉。

武帝

溫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人情恟恟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溫大陳兵衛延見百官莫不戰懼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

登康元年



論謝安石非  
虛名

湏壁後置人耶。溫笑命撤之。溫使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晉室取虛名之士。不旋踵至卿相。如庾元規。殷深源之徒。敗國殄民。死不償責。世因謂取士勿取虛名。而愚非之。且三代之王。猶必先其令問。故君子欲早有譽於天下。中庸取之。士在窮約中。若無美名。人何從而知。在上者不取矯激沽名者。又必詢事考言。明試以功。則莫能眩矣。殷浩聞桓溫至武

昌則大懼。欲去位以避之。聞桓溫欲處以尚書令。則大喜。亟作書以謝之。其情致卑鄙。殊與虛名不類。後此二十年。溫勢益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窺覷神器。朝士惕息之態。當什百於深源之時。而安石視溫如敵。已然。意象安閑。不爲少懼。從容談笑。而溫氣自沮。如擾龍馴虎者。安石初亦以虛名取也。其德度才器。乃爾。故人在覈實而已矣。

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



讀史管見 卷之八  
四三  
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

文人之不足貴也、決矣。袁彥伯逸才辯速、見稱當時、而失身於桓溫、蓋工於語言、而短於器識也。文士之不如是者、鮮矣。九錫文是手可斷而不可爲者、又於之致思而求美、彥伯其果無識也。微王叔武尼之彥伯之負、可勝任哉。故爲國家者、必尚德而用賢、士賢而有德、其文雖不能跨虛艷麗、而其言必無疵矣。

溫薨、弟冲代溫居任、盡忠王室、始溫死、罪皆專決、冲湏報然後行。

姦臣之擅權者、必先爲所不當爲、以移人耳目、而怛其心、然後上及於君父、而所不當爲者、莫大於生殺之不稟王命也。人孰不愛生、孰不畏殺、能生殺人而人主不與焉、則於竊國無難矣。桓溫總兵數十年、攻伐四出、廢君立君、疑可畏矣、而聽於遠者、不以偉人稱之、幼子之績、未能十二於溫也、而符秦憚焉、與謝安比、豈非以其盡忠王室、蓋伯氏



之愆。而不墜先人之烈耶。若幼子可謂能爲人子弟矣。能爲人子弟。則能爲人臣矣。故天下莫強於義。莫正於理。以義理處身。人有不服乎。

桓冲以楊州讓謝安。自求出外。桓氏皆以爲非。郗超深止之。冲不聽。

人之不肯輕去權位者。非貪心。卽畏心也。祿利所厚。故貪者慕焉。怨仇所集。故畏者懼焉。貪畏交戰于胷中。求所以稱其貪。而禦其畏。斯無不至矣。南郡公再世富貴。門戶赫奕。蓋名利之朝市也。而幼

子去楊州如脫屣。曾未再歲。自京口遷鎮姑孰。自姑孰遷鎮江陵。雖方伯之任不移。而朝廷之勢益遠。冲處之裕如。不以安石爲憾。與之中外協濟。以強晉室。若冲者可謂君子矣。郗超旣敗人之子。又欲敗人之弟。使忠義之門。爲叛逆之家。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秦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然臣道未純。可遣苟萇等將兵臨西河。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命。進師撲討。天錫怒殺負殊。發兵拒戰。兵敗奔姑

大元元年



論張天錫勇怯失所

臧秦兵至姑臧天錫遂降

易稱顏子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詩美仲山甫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若是者其知勇怯之用矣湯之代桀古未有也其誓師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既克夏有萬方乃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古之立大德建大功者莫不然也張天錫固非可語此者然保守一方數世之業而勇怯失所安得不亡乎初符堅使王猛以書諭之猛張皇秦威亦恫疑虛喝耳天錫宜有禮義辨答之又未當懼也乃

遽然稱藩及秦師大舉不朝之罪在我宜有引咎責躬之事不當抗也乃憤然與戰宜剛而柔宜柔而剛英雄豪傑猶不能以此得志於天下况天錫乎

秦攻代代王什翼犍爲其庶子實君所弑秦既克代堅曰天下之惡一也車裂實君

符堅爲代處此善矣而於秦之爲反逆者莫不赦之何明於外而闇於內乎蓋堅既取代思所以服其人者故爲此舉非誠於去惡也若誠於去惡則

論符堅非誠於去惡



北海公重行唐公洛及王皮周虓慕容評之徒皆  
不得幸而免矣。是故人君好善而惡惡誠之爲貴  
不誠未有能善其終者也。

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秦自王猛之死日以頹靡  
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時不  
可失也。垂笑曰。天下大事非爾所及。

慕容氏百年之國也。疇置相不善。解后取亡。而其  
人固多英傑。懷復國之念。而伺秦隙者如鷄之候  
晨。狸之伏鼠也。稍有見聞。倏然動矣。堅旣不戒。又

論慕容伺秦  
隙

二年

窮兵黷武。修宮室。治舟艦。作器玩以促之。然是時  
秦勢方盛。如日未昃。而慕容紹已見其兵疲民困。  
有危亡近矣之言。慕容農已見其頹靡奢汰。有殃  
將至矣之喜。曾未六七年。其事果驗。先王所以安  
不亡危。治不忘亂。戰戰兢兢以保之也。

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今宮室比之初過江已  
爲侈矣。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安曰。宮室弊陋。後  
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之重者。乃以修室屋爲  
能耶。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論謝安鎮安  
人心

安石非勞民動衆作無益者况秦兵屢寇邊鄙數  
聳而治宮室尤非急務也君子嘗論之曰東晉是  
時氣勢微弱奄奄欲盡安石爲此所以鎮安人心  
耳若意不出於此是誠無說也王叔武所論亦徒  
見宮室侈於初過江之時安石規模其取京洛爲  
準耶雖然不爲則尤善也

郗超黨於桓氏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  
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我死父若哀惋可呈此箱超  
卒父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徃反密計愔

大怒曰死已晚矣遂不哭。

論郗超良心  
不死

孝於親忠於君者人之良心不可忘也超爲子則  
不孝爲臣則不忠然恐其父以已死故哀惋成疾  
思所以寬之是良心之孝也知與溫密計爲不忠  
可以怒其父而寬其憂是良心之忠也所以淪胥  
不自反者利欲汨之耳嗚呼中人以上不可汨也  
中人以下逐欲而不能自克則昔也廉今也貪昔  
也正今也邪昔也尚名節今也喪廉耻昔也親君  
子今也疾賢士如超者多矣念與不念其差殊如



五年

此可不戒哉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冲之功並拜開府儀同

三司

安與冲能克敵善矣然彭城襄陽相繼陷沒未能

收復則取盱眙走秦三將未足以贖喪地之咎當

如諸葛武侯請貶三等可也而以功受賞豈未之

思乎

主堅以陽平公融為征南將軍

融素不以南伐為然者也既非其事則勿居其官

今官以征南為名而口沮征南之舉何也故韋玄

成讓爵則可以感憲王長孫無忌受金繒則不足

以回高宗此辭受之法也

堅議伐晉羣臣多言不可久之不決堅曰築室道旁

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

謀之於眾斷之以獨雖聖王亦然而符堅以此亡

何也曰非所當斷而斷也自古違眾用已亦有幸

而成功者幸非常勝之道故孔明不從魏延光武

不納臧宮必也遷國如盤庚出師如周公其下則

論符堅非所  
斷而斷



晉武之平吳。唐憲宗之討蔡。皆灼見不疑。十全而舉斯可也。符堅之初。信任王猛。間言莫入。此則斷之善者矣。方是時。堅心方虛。急於圖治。故其斷得也。及其衰也。志意既滿。貪欲方熾。方寸之明。有蔽之者。故其斷失也。然則斷之得失。不在乎他。在乎明理與不明理而已。是非可否之理。明於心。則一言而悟。否者。雖千萬言。如以水投石。不見其從入也。

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非婦人當預。幼子詵亦以爲不可。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論符堅蔽心以欲

軍旅誠非婦人所預。大事誠非孺子所知。符堅習聞此言。用以折人。而施之不當理。如白黑昧然。莫辨。反婦人孺子之不若。書不云乎。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夫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之地。與符堅同。而事殷伐晉。其成敗異者。文王宅心以理。符堅蔽心以欲。故也。

堅發長安兵百萬。詔謝玄等以八萬拒之。都下震恐。玄問計於謝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乃



讀史管見 卷之八  
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張玄圍棋賭墅安碁劣於玄是日與玄爲敵手而玄又不勝安至夜乃還

論謝安石君子之明

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者聖人誠之也君子明之也英雄豪傑之人輕之也憚勇愚猛之人冥之也符堅南伐以秦臨晉何啻泰山之於一卵哉人人惴恐安石獨否所謂明之者也安石何明乎晉室雖微正朔所在君不失道人心所歸將相調和士卒豫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

已矣又况符堅志驕氣盈貪欲無厭不思其本夷狄也方將陵跨江淮爲石勒劉曜之事於理逆矣正使强弱相懸直當以宗社存亡爲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歟史稱其矯情鎮物者夫惟言語可以修飾而出之若情與貌不可矯也矯情於內則貌形於外飾貌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而矯情則與玄賭墅碁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勝安石之天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秦兵逼淝水而陳，謝玄遣使謂之曰：「此非欲速戰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不可，堅曰：「引兵少却，使之半渡而蹙之，蔑不勝矣。」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止。玄渡水，因其亂而擊之，秦兵遂潰。

論兵家不窮之術

謝幼度請渡之策，乃姚襄所以給桓溫者也。使符堅如溫之待襄，則幼度之策不得施矣。策不得施，則必却軍以致秦師。用宋子魚之說，及其未既濟而擊之，歟？堅固以是俟玄矣。故彼之所弃，我之所取，奇正相因，兵家不窮之術也。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客問之，答曰：「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論謝安以安社稷為悅

折屐齒之事，淺丈夫或以謂安石謂其矯情鎮物，而天機之動，有不可掩者，非也。方秦師大至，江南之人，孰不憂者？謝公以宗社存亡決之，盡人事，聽天命，蓋無遺策矣。秦兵大敗，捷音鼎來，王室既危而復安，人臣之喜，孰有大於此者乎？此而不喜，則



亦不近人情矣。謝公固以安社稷爲悅者，其折屐齒固宜也。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好訾議賢者，大抵如此耳。

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疎忌之。

聞人臣之義，不敢要君者矣。未聞人君之道，忘人之功者也。蒞官稱職，排難解紛，雖勲塞宇宙，皆分所當爲，苟計勞績之小大，以希賞焉，與奴僕宣力而貢恩於主人者，何異？故凡爲人臣，但當自効，不

論晉孝武忘  
人之功

當萌受賞之心，而人君於臣下之功，則不可絲毫忘也。必輕重高下，等而報之，報之者非以利待其臣也。所謂使臣以禮也。犬馬有勞於人，尙獲蓋帷之報，而况賢能才智，爲吾熙庶績，代天工禦大災，扞大患，而可愒然忘乎？謝安於晉，其功不在王導、溫嶠之下。氏符未亡，步搖復興，中原淪於左袵，日以深遠，此正君臣協心共意，思屈羣策，進取克復之時，而武帝心已滿盈，捷音四騰，曾不閱月，遽用讒口，疎忌賢臣，世之狷忿小夫，起縣官不足爲盡。



力之憤。則此等有以招之矣。嗚呼。母亡在莒。管仲言之。無忘河北之難。馮異言之。衛獻公復國。猶夫人也。此固庸君之所易者。故世未嘗無臣也。惟有君爲難。

燕王垂至鄴。改秦年號。復燕舊制。上秦王堅表。堅復書切責之。

秦勢日蹙。燕勢日強。爲堅計者當如何。宜因慕容垂奉表之時。遣使賀之。曰。前君失道。自取滅亡。英明以時。光復舊物。此固夙夜之所期也。涼德弗任。

論符堅不知消息盈虛之理

土宇騷動。日虞傾覆。爲執事者所憂。輒緣曩好之敦。謙問之辱。凡燕故地。君自取之。寡人保守故疆。以奉宗廟。願君捐棄前事。相與更始。親仁善鄰。實圖利之。垂素長者。又深感秦王厚恩。必且講好。則泓冲之兵。未遽侵逼。姚萇伺釁。無自而起。以其間益修政事。撫人民。選將帥。勵軍旅。嚴圍自保。確確乎其固矣。而堅猶事客氣。不知消息盈虛之理。其亡之速。不亦宜乎。

桓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

九年



論桓冲耻過而不遂

幼子可謂有耻矣。他人失言，不惟不自咎，或反以生怨疾而起讒謗，相傾蕩者皆是也。幼子一言不効，歉於厚誣賢者，以是疚心而刻責，推類而觀之，其平生自欺亦少矣。可謂耻過而不遂，非君子人歟。

謝安請因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且求北征，加安都督楊江等十五州諸軍事。

論謝安內間不去而欲從事於外

治功禍亂皆以君臣一心而後能成。苟爲不然，則所就不至於深大絕異也。淮淝之績，晉朝憂亡故

如人擊其身，而頭目手足同力扞衛，是以易也。安石勲望既高，武帝又已受人譖愬，此噬嗑之時也。內間不去，而欲從事於外，心有憂虞，慮不精審，以此濟者鮮矣。符氏傾敗于關中，慕容再集于河北，以事幾論之，所謂難逢之會也。然宣王無六月戎車之志，吉甫無孝友張仲之助，安能薄伐玁狁而奏膚公乎。或曰：使安石不爲此，則究青司豫，豈再入于版圖，功雖不終，不猶愈於不舉耶。曰：僥倖小利，近功則可爾。周公伐管蔡，夫何足以勞久役者。



然二年而後克，非以伐而克之爲難，以固而安之爲難也。中原淪沒，于茲七八十年矣。晉師不百日而復河南四州，未論進取，姑欲保守，不爲夷狄所侵者，其人材計畧，豈鹵莽可辨也。君相旣不和於內，諸將又節遠不相及，以得之之易，卽知失之之速也。然則安石宜如何，治自內而外，噬嗑則亨矣。會稽王道子專權，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符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往救之，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而居之。

節之難

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石上旣不獲於武帝，下又見疾於相王，於是乎浩然去之，則東山之志，真可謂終始不渝矣。顧乃因符堅請救而出，名旣不正，非所謂以微罪行，又築壘而居，不自疑於費邱之保固，專祿之周旋，豈晚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半九十乎。以安石高情雅度，往古鮮儷，尚不免此，况汙俗之衆人乎。







